

《舊約》文本的去/再脈絡化：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耶穌童年時期 8 則敘事圖像

De-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the
childhood of Jesus in St. Florian's *Biblia pauperum*

羊文漪

Yang, Wen-I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學系造形碩士班專任副教授

摘要

依據基督教預表論神學（typology）編纂成書的《貧窮人聖經》（*Biblia pauperum*），為西歐 13 世紀下半葉至 15 世紀中葉，流通於德、奧修道院之間，一本手抄圖繪古卷帙。全書以拉丁文繕寫、以耶穌一生救恩史（Heilsgeschichte）為主題，蒐錄 34 至 40 則不等耶穌生平事蹟於冊頁中。有別於傳統慣見再現耶穌生平事蹟表現模組，《貧窮人聖經》每冊頁單元上，挪置計 2 幅《舊約》敘述圖像、4 幅《舊約》先知肖像、4 則《舊約》文本，以及 5 則評論解說型文本元素，共同闡述設置冊頁中央，1 幅取材自《新約》耶穌生平的敘事圖，帶有基督中心論（Christocentrism）宣教及解經色彩，亦有「圖解聖經」（picture Bible）之稱。1310 年前後成書，今藏書於奧地利聖弗里安修道院圖書館（Stiftsbibliothek St. Florian）《貧窮人聖經》（編號 Cod.III 207），為今 67 餘冊傳世古帙中最早的抄本。本論文以該古卷帙，啟首 8 則耶穌童年時期敘事單元，為考察對象，試釐

析其 7 圖 9 文冊頁敘事意義形構及題旨所在，並就其《舊約》去/再脈絡化，映照文化史心理學者維高斯基(Lev Vygotsky)所提「調停手段下的去脈絡化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decontextualization of mediational means) 做一關照與提示。

【關鍵詞】《貧窮人聖經》、聖弗里安手抄繪本、預表論神學、耶穌生平系列創作

壹、前言

依據基督教預表論神學（typology）編纂成書的《貧窮人聖經》（*Biblia pauperum*），為西歐 13 世紀下半葉至 15 世紀中葉，流通於德、奧修道院之間，一本手抄圖繪古卷帙。全書以拉丁文繕寫、以耶穌一生救恩史（Heilsgeschichte）為主題，蒐錄 34 至 40 則不等耶穌生平事蹟於其中。在今傳世近 67 餘冊繪本中¹，圖文並茂，圖像運用白描、或略上彩，金泥彩繪本罕見²，多屬於地方性色彩製作。

《貧窮人聖經》英文名 *Poor Man's Bible*、法文名 *la Bible des Pauvres*、德文名 *Armenbibel*，拉丁文 *Biblia pauperum*。其原著作人，今無可考；其卷帙名《貧窮人聖經》，1765 年荷蘭藏書家 Gerard Meerman、1771 年德國藝術藏家作者 Carl Heinrich von Heinecken 最早提出。（Jean Philibert Berjeau，1859，4）1959 年手抄繪本學者 Gerhard Schmidt 在 14 世紀中葉一本《貧窮人聖經》扉頁上，發現 *Biblia pauperum* 登錄名，後沿用至今。（Schmidt，1959，117-120、Hanna Wimmer，2014，31-32，2016）《貧窮人聖經》中“貧窮人”一詞，主指信奉耶穌基督信仰，精神上匱乏者，與物資貧乏普羅信徒無關。（Jean Philibert Berjeau，1859，4；Schmidt，1959；Alfred Weckwerth，1972；Tarald Rasmussen，2008，76-77）

流通於德、奧修院之間的《貧窮人聖經》古帙，在敘事編纂與設計上，有別

¹ 參見羊文漪：〈歐洲中世紀末《貧窮人聖經》圖文形制流變探討—兼論單印版與早期繪本的互動關係〉，《書畫藝術學刊》2012 年 13 期 12 月，頁 23-87。

² 《貧窮人聖經》今傳世近 67 冊抄本中，大英圖書館藏書編號 Kings MS 5 以及海德堡大學藏書編號 Cod. Pal. gem. 148，為上敷金泥繪製完成的彩繪抄本卷帙。前屬巴伐利亞公爵夫人瑪格麗特·克萊費（Margaret of Cleves，c. 1375-1411）所有，完成於 1395-1400 年間；後或為巴伐利亞艾希斯特（Eichstaett）主教所有，成書於 1430-1450 年間。兩卷帙藏書館業數位化，參見：http://www.bl.uk/manuscripts/FullDisplay.aspx?ref=Kings_MS_5 及 <http://digi.ub.uni-heidelberg.de/diglit/cpg148/0159>，（最後瀏覽日期：2017/05/14）另參紙本：Cornell，（1925），頁 67-68、104-105、168-170、Backhouse, Janet、Marrow James H. & Schmidt, Gerhard、（1993），3 vols.、Rudy, Kathryn M.，（2016），頁 233-234、以及兩藏書館網頁蒐列書目。

於一般慣見耶穌生平事蹟表現的傳統再現模組；在每一冊頁敘事單元上，計挪置 2 幅《舊約》敘述圖像、4 幅《舊約》先知肖像、4 則《舊約》文本，及 5 則評論解說型文本，共同闡述設在冊頁中央，1 幅取自《新約》耶穌生平敘事圖，帶有濃厚基督中心論(Christocentrism)宣教及解經色彩，亦有「圖解聖經」(picture Bible)之稱。此一《舊約》闡述《新約》耶穌生平視覺創作，於中世紀盛期，1147 年，法國聖德尼修道院(Saint-Denis Abbey)院長絮吉(Abbot Suger, 1081 - 1151)委製黃金十字架座³(今散佚)(Panofsky, 1979)、1181 年，維也納近郊克羅斯騰堡修道院(Klosterneuburg Monastery)委託金工師尼可拉凡爾登(Nicholas of Verdun, 1130 - 1205)製作『凡爾登祭壇畫』(Verdun Alter)，(Buschhausen, 1980, 116-120)，這兩件系列性大型創作中業已露出，為《貧窮人聖經》的前身⁴。

運用「新約及舊約圖像，系統化的並置」(systematic juxtaposition of scenes from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來宣講基督道成肉身一生救恩史，如圖像詮釋學創立者潘諾夫斯基，針對聖德尼修院黃金十字座所言，(Panofsky, 1979, 180)其主要原理，來自於基督教早期預表論神學，主張《舊約》文本，經去/再脈絡化，而為《新約》基督福音之預表所用。稍晚成書的《貧窮人聖經》，在敘事冊頁單元上，以 1 幅《新約》耶穌生平敘事圖，由 6 幅《舊約》圖像、4 則《舊約》文本來做共同闡述，見證此一學理的持續發展與發揚光大。

從當代跨學門有關意義產生，語言符號學以及心理認知學的切面角度，亦可從中做一彰顯。如眾所知，20 世紀上半葉，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美國學者皮

³ 潘諾夫斯基對開啟哥特藝術絮吉修院長推崇備至，1946 年將其 3 篇論文：《絮吉任職報告》(de rebus in administratione sua gestis)、《聖德尼教堂啟用祭禮》(de consecration ecclesiae sancti Dionysii)、《1140 至 41 年間頒定條例》(ordinatio a.d. MCXL vel MCXLI confirmata) 集結出版。有關絮吉黃金十字架重建及基底復原相關討論，潘氏並未涉入，惟列近 20 筆書目。參見 Panofsky, (1979)，頁 180。

⁴ 有關新、舊兩約並置型創作，參見羊文漪：〈互涉圖像與並置型創作的實踐：16 世紀前基督教預表論神學的 7 種視覺圖式〉，《藝術學報》2011 年 4 月 88 期、頁 27-62 一文。

爾斯，最早開發語言符號學的認知取徑。二戰後法國哲學家、語言符號學家羅蘭巴特，在明示義與隱示義外，強調當代文化中，藉由多序列符號意義的轉換，形成所謂神話的模組。後 80、90 年代，文化研究者霍爾，指出文化製品中，運用符碼概念，編碼（encode）及解碼（decode），去脈絡化以及再脈絡化等手法，將素材轉換成為文化製品。然此之前，俄國文化歷史心理學者維高斯基（Lev Vygotsky），從心理精神層面及溝通認知角度，揭櫫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實屬人類語言認知過程上，不可或缺、必要的程序與特色所在。依他之見，在閱聽者的接收端上，人們習於將固著在特定過往時間空間的話語及文本獨立出來，俾利取其所需，也為己所用。此一主張，後稱之為維氏「調停手段下的去脈絡化原則」⁵（the principle of the decontextualization of mediational means）（Meshcheryakov, 2007, 166），對於《貧窮人聖經》碎片般挪用並置，過往特定時空《舊約》文本，為耶穌基督救恩史所用⁶，從人類語言認知學視窗看，為一認知與當代向度，在此做一援引及參照。

本論文以今藏奧地利聖弗里安修道院圖書館（Stiftsbibliothek St. Florian）《貧

⁵ 此原則，為維氏回顧符號學歷史，視符號為記憶工具、在討論思想與話語關係時所做的揭示，後由哈佛社會學者 James V. Wertsch 解析歸納而來。其旨意之一，在人類社會文化發展進程，跨世代訊息傳遞時，獨一無二特定時空文本脈絡（the unique spatiotemporal context），自然而然讓位給具有特殊含意的符號的趨勢，而後，原始脈絡失去功能，僅留下符號傳世，此為維氏去脈絡之本意，屬人類心智運作與文化承傳一重要特色。參見 James V. Wertsch, (1985), *Vygotsky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ind*, 頁 33、以及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ygotsky*, (2009) 書中對維氏去脈絡化的界說，頁 166。

⁶ 開啟《新約》運用《舊約》的學術研究，為上世紀 20 年代，前劍橋學者 J. Rendel Harris 的相關著述。他指出，西元 2 世紀前，坊間流傳如「證詞書」（testimony book）的彙編文本，廣收《舊約》各類引文，以備護道之需。就此，新、舊約史學者，後意見不一。2009 年，新約以及猶太學學者 Susan E. Docherty 如此寫到：「J. Rendel Harris 證詞書的假設，並無法完整的照單全收，但死海經文出土後，、、、耶穌早期追隨者編製這類選集，足資想像，信度是有的。」（Rendel Harris' s testimony book hypothesis is not accepted in its entirety, but the evidence from Qumran... makes it credible to imagine that the early followers of Jesus also made such collections.）（Susan E. Docherty, 176）新、舊兩約互文關係複雜，非本文範疇所在。大抵 4 世紀末、5 世紀初，西方哲人、基督教早期教父奧古斯丁權威名言：「舊約隱於新約，新約顯於舊約。」（Novum Testamentum in Vetere latet, et in Novo Vetus patet）為新、舊兩約密契合一（mysterious unity）奠定後世不可動搖的基石（Jensen, 78）。參見：D. Moody Smith Jr. (1972)、Walter C. Kaiser, (1985)、Jensen, (2000)、Susan E. Docherty, (2009)。

窮人聖經》（編號 Cod.III 207），啟始耶穌童年時期 8 則敘事單元⁷，為關注焦點，一方面從事意義形構的探討，針對各冊頁單元 7 圖 9 文，總計 56 圖 72 文，加以探討；另一方面冊頁單元上，頌經文、短詩句、先知字捲軸文本，進行古拉丁文釋文以及中譯工作，來做一完整考察。

1310 年前後成書的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為今近 67 冊傳世抄本中最早的古帙。1863 年，Albert Camesina & Gustav A. Heider 兩位學者，曾出版專書一冊加以呈現⁸。惟不僅年湮代遠，在處理上也不盡如理想。例如冊頁上，9 則拉丁文本，轉譯德文僅 6 則，而這 6 則當中，所有與耶穌生平有關，跨兩經的預表論敘述部分，自行做了刪除，亦 2 則頌經文僅擇半處理。另外，冊頁上 7 幅圖像，主敘事圖下標題以外，餘敘事圖像擱置，未做涉入，而圖版印刷也有所裁切。考量這些缺漏及不足，本文擬就此做一更新與補遺。

今珍藏於聖弗里安修道院圖書館的《貧窮人聖經》（編號 Cod. III 207），全卷帙計含耶穌童年時期 8 則敘事、耶穌領洗宣教 5 則敘事、受難犧牲 12 則敘事、以及復活升天 9 則敘事，共計 34 則耶穌生平敘事於卷帙中。本文關注耶穌童年時期 8 幅核心圖像，為該古帙啟始單元。

聖弗里安卷帙，耶穌童年時期 8 幅核心圖像，當中 7 幅素材文本取自於《新約》〈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以及 1 幅取自《偽馬太福音》（*Gospel of Pseudo-Matthew*），《舊約》敘事圖像 14 幅、跟《舊約》32 位先知及其字捲軸摘錄經文，則廣泛擷取自《舊約》約 22 卷不同的經書。耶穌童年時期 8 幅核心

⁷ 聖弗里安修院圖書館藏《貧窮人聖經》（編號 Cod.III 207），全卷帙業經薩爾茲堡大學中古與近代圖檔庫（REAonline）數位化，參該網站首頁左欄 Institution 項下 St. Florian（Stiftsbibliothek）網頁：<http://tethys.imareal.sbg.ac.at/realonline/>（最後瀏覽日期：2017/05/13）

⁸ 該書全名：《14 世紀手抄繪本貧窮人聖經的表現：奧地利大公聖弗里安修道院藏書》（*Die Darstellungen der Biblia Pauperum in einer Handschrift des XIV. Jahrhunderts, aufbewahrt im Stifte St. Florian im Erzherzogthume Oesterreich Ob der Enns*）Albert Camesina & Gustav A. Heider，（1863）。

圖像，依序為：『聖告圖』(Annunciation)、『耶穌誕生』(Nativity)、『三王朝聖』(Adoration of the Kings)、『入聖殿』(Presentation of Jesus at the Temple)、『逃亡埃及』(Flight into Egypt)、『聖家族在埃及』(Destruction of the idol Dagon in Egypt)、『希律王弑殺幼兒』(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重返家園』(The Holy Family returns from Egypt)等。下先就聖弗里安冊頁抄繕繪製與形制，做一簡要敘述，後依冊頁單元順次，進行耶穌童年時期 8 幅圖像的描述及含意考察⁹。

貳、聖弗里安冊頁抄繕繪製及形制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古帙，以拉丁文尖角體 (Franktur) 繕寫，以黑、紅、褐，三色鵝毛筆書寫於羊皮紙上。全卷冊頁正反雙面使用，每冊頁，上下各含一則耶穌生平敘事單元。第一頁 (fol. 1r) 留白，起始頁為背面 fol. 1v，結束頁為 fol. 9v，全書共計 9 冊頁，每冊頁尺幅為 24 X 33.5 公分。

在風格表現上，聖弗里安抄本採中古哥德式繪本風格製作。1 幅《新約》敘事圖像、2 幅《舊約》圖像，這 3 幅主敘事圖，人物多具有修長表現特色、五官面容勾勒細緻、線條流暢優雅，為《貧窮人聖經》手抄本繪本中，少數具有跨地方風格製作的抄本之一。在書卷中，第一冊頁上第一則敘事，做了圖像漸層渲染技法的塗敷，其餘冊頁則白描，僅勾勒人物輪廓外觀造形。4 幅先知半身肖像圖，批次性處理，傳〈詩篇〉作者大衛出現次數為首，計 6 次之多，以賽亞與何西阿兩位先知，各有 5 次，耶利米 3 次，餘 1 至 2 次，有其他 9 位大小先知。在冊頁上，他們外觀面貌各異，非屬於狹義人物肖像。當中先知外型，個別擁有獨立帽

⁹ 有關《貧窮人聖經》文獻回顧及參考書目，參筆者 (2010)，頁 1-29、及註 1。本文不再複述。2016 年，Hanna Wimmer、Malena Ratzke、Bruno Reudenbach 三學者，就《貧窮人聖經》手抄冊頁形制變遷、救恩史圖文配置歷史發展、及慕尼黑邦立圖書館藏書 Clm 28141 卷帙抄摹者身份，發表論文集一書加以探討，為晚近《貧窮人聖經》最新研究書目。

飾造形呈現，則具創意，為《貧窮人聖經》視覺表現上一大重要特色。

從冊頁單元文本區塊看，計含頌經文 2 則、短詩句 3 則、先知字捲軸 4 則，以及置於圖中若干人物名、先知名、以及圖中人物手中的字捲軸。這些不同類型的文本，在抄繕上，除 2 則頌經文以褐色書寫；其餘文本，咸以紅色抄繕，做出辨識彼此的區隔。惟，聖弗里安抄本敘事圖中，偶見人物手拿留白字捲軸，未做抄繕。學者循此主張，聖弗里安卷帙，非為《貧窮人聖經》首發最早卷帙。(Cornell, 73-74; Schmidt, 9-10)

在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卷帙成書年代上，最晚於 1310 至 1320 年間之前所完成¹⁰。根據 Gerhard Schmidt 比對而來。主要參照 1301 年 Honorius Augustodunensis(c.1080-1150/51)編修《詩篇評註繪本》(*Super Cantica Canticorum*) (Codex San-Florianensis XI, 80) 以及 1320 年奧地利威爾赫林修道院 (Stift Wilhering) 聖安德列祭壇 (Andreas-Altar) 同期完成《彌撒書》(*Missale*, cod. 9)，兩古卷彩繪風格辨析所得結論而來。(Schmidt, 59) 後 1310 年至 1460 年間，《貧窮人聖經》輾轉抄繕摹寫與圖繪，受到歡迎，今《貧窮人聖經》傳世 67 餘手抄本，反映此一風潮。聖弗里安卷帙，屬於奧地利家族繪本系列製作之一，跟稍晚成書的威瑪 (Weimar) 以及巴伐利亞 (Bavaria) 族譜創作，共組成《貧窮人聖經》今天 3 大家族系譜卷帙繪本的樣貌。

從冊頁形制編排及構圖看，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設計梗概，以十字形雙框線，將版面劃分為雙欄、雙列、以及居中一枚碩大環形圈所組成，整體有 5 區塊圖文單元。左右的雙欄部分，等分冊頁為 2；上下的雙列部分，則採 1/4、3/4 劃分，上窄下寬，上為文本區，下為圖像區。在下方的圖像區內，物件頗多，包

¹⁰ 此二繪本卷帙，前藏於聖弗里安修道院圖書館、後藏於威爾赫林修道院 (Wilhering Abbey) 圖書館，參見 Schmidt, (1956), 頁 59, 註 4、5。

括中央如聖光圈般碩大環形圈，此為耶穌生平主視覺圖像所在；兩側各置 1 幅《舊約》敘事圖，組成冊頁上，3 幅主要視覺圖像。此之外，沿著碩大環圈外 4 角，做充分利用，為安頓《舊約》4 位先知半身肖像的位置所在；且另精算，將 4 位先知他們 4 幅字捲軸，巧妙嵌入碩大環圈外框中，樽節空間，也產生視覺裝飾效益。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冊頁編排，井然有序，並統一貫穿全書，適用於全書卷所有冊頁單元。下進入單獨冊頁探討時，非為必要，不再複述¹¹。惟須指出，聖弗里安每一冊頁單元 7 圖 9 文，其布局安排，沿襲根據基督中心論原理架設而來，2 幅《舊約》的敘事圖，為環圈內耶穌主圖像的預表，它們之間互動關係，在上方頌經文中，做了闡明；4 位先知及他們 4 幅字捲軸，功能相仿，可分做環圈左側上下、以及環圈右側上下兩組文本來看，依位置方位，表述或左、或右《舊約》敘事圖跟環圈內耶穌主圖像的關係。3 句短詩，則屬 3 幅敘事圖像的梗概簡要說明，有如作品標題描述。整古卷帙，圖文設計編排，環環相扣，一氣呵成。

《貧窮人聖經》屬西歐中世紀 13 世紀下半葉至 14 世紀，德、奧地方修道院中，習經及宣教背頌需用的讀物，有「中世紀第一本預表論神學教科書」（the first medieval textbook of typology, Oxford Art Online）之稱。繼《貧窮人聖經》後，1350 年前後完成的《救贖之鏡》（*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與《慈悲的諧和》（*Concordantiae Caritatis*）兩手抄卷帙繪本，先後問世，同屬視覺預表論編纂的古卷帙抄本。15 世紀 60 年代後，歐洲印刷術發明，《貧窮人聖經》單印版及木刻版畫，應運而生，今傳世近 50 餘冊，見證視覺圖像，展呈基督教核心教義基督福音，廣受當時所歡迎。

¹¹ 在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古拉丁文謄寫釋文部分，本文比對抄本主要為二，一 1962 年出版，由 Franz Unterkircher 主編及釋文的《維也納貧窮人聖經，維朵波尼斯 1198 古本》（*Die Wiener Biblia pauperum: Codex Vindobonensis 1198*）、二 1990 年 Albert C. Labriola、John W. Smeltz 兩作者撰《貧窮人聖經：大英圖書館單印版 C.9 d.2 摹本》（*The Bible of the Poor: Biblia pauperum: A Facsimile and Edi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Blockbook C.9 d.2*）。《貧窮人聖經》出自德、奧各地方修院，表現風格技法多樣，文本差異則偏低。參見 Cornell，（1925），頁 11-13、Schmidt，（1956）。頁 5-7。

參、耶穌童年時期 8 則敘事圖像

2016 年第 15 版《穿越歷史的藝術》（*Gardner's Art Through The Ages*）一書中，作者 Fred S. Kleiner 說道：「耶穌一生事蹟主導基督教藝術題材，遠超過古希臘羅馬宗教及神話，古典藝術的表現。、、、耶穌生平圖像，在某些時期，雖不曾、或鮮少透過藝術家做處理，但耶穌一生做為系列性創作，在西方藝術史上，為最常見的表現題材，即便在文藝復興，古典文化及世俗主題廣泛復甦後亦然¹²。」（Kleiner，2016，240）

基督教藝術淵遠流長，跨歐洲兩千年歷史。上引文中強調“耶穌一生做為系列性創作”，在歐洲歷史上佔重要主導地位，為一常態。在該書中，作者針對慣常出現，耶穌生平系列圖像做下面的分期，包括一、道成肉身及童年時期（*Incarnation and Childhood*）8 則敘事、二、公開宣教（*Public Missionary*）5 則敘事、三、受難犧牲（*Passion*）12 則敘事，總計歸列入，有關耶穌生平事蹟 25 則敘事。（Kleiner，241-242）就當中與本文相關的一、道成肉身及童年時期 8 則敘事看，納入該書項下的有：聖告圖（*Annuciation to Mary*）、拜訪（*Visitation*）、耶穌誕生（*Nativity*）、三王朝聖（*Adoration of Magi*）、入聖殿（*Presentation in the Temple*）、希律王弑殺幼兒（*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逃亡埃及（*Flight into Egypt*）、聖殿爭辯（*Dispute in the Temple*），這些跟聖弗里安卷帙，耶穌童年時期 8 則敘事，5 則相同，3 則不一，反映耶穌生平視覺再現，因地制宜，地方特色先行的考量。

下依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冊頁單元排序，針對耶穌童年時期 8 幅圖像，

¹² 摘引原文如下：The life of Jesus dominated the subject matter of Christian art to a far greater extent than Greco-Roman religion and mythology ever did classical art... Although during certain periods artists rarely, if ever, depicted many of the events of Jesus' s life, the cycle as a whole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 subjects of Western art, even after the widespread revival of classical and secular theme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參見：Kleiner，（2016），頁 240。

做相關考察與敘明。

1 『聖告圖』



圖一：『聖告圖』冊頁單元（左側『女子與蛇蠍』、右側『基甸與羊毛奇蹟』），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啟始頁（fol. 1v）第一則耶穌生平敘事單元題名『聖告圖』（ANNU(N)CIATIO），繕寫於中央環圈內框頂端。左右兩幅《舊約》圖像，取材自〈創世記〉與〈士師記〉兩書卷，左為『女子與蛇蠍』（德：*Frau trifft die Schlange am Kopf*；英：*Woman and the Snake*）、右為『基甸與羊毛奇蹟』（德：*Gideon und das Vlies*；英：*Miracle of the fleece*）。環圈外沿 4 位《舊約》先知半身肖像，左上左下為以賽亞（YSAIAS）及以西結（EZECHIEL）、右上右下為大衛（DAVID）及耶利米（JE(RE)MIAS），共同形成聖弗里安啟始敘事單元 7 則圖像物件。

『聖告圖』（德：*Verkündigung an Maria*，英：*Annunciation*），為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卷帙的首頁，開宗明義，闡述「道成肉身」（incarnation），基督教上帝耶和華，繼透過邏各斯/語言（中譯為“道”）創造宇宙天地後，派遣獨

子下凡，來到人間拯救世人，正式啟動人類救贖與恩典計畫工程。

這一則刻劃家喻戶曉的敘事，由天使長加百列下凡，向瑪利亞預告聖靈受孕，聖子誕生做為表現處理題材。環圈內，畫幅做左右對稱方式處理，左側為捲髮俊秀，年輕天使加百列自天而降，一手拿著字捲軸¹³，尊嚴伸舉出右手，告知瑪利亞：「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¹⁴。」

（路加 1：31-33）畫幅左側瑪利亞聞訊，頗為意外，張開雙手，呈訝異狀。天使與瑪利亞兩人恭敬有加，以禮相待，籠罩在聖圈光環中。畫面右側，為一株昂揚傲立，百合花的綻放，象徵聖母瑪利亞童真無瑕，而天使長加百列羽翼，也伸展開來，神、人兩界信物，以對稱方式表現。畫面居中上方，為化身鴿子的聖靈，造形靈巧，也披有聖光環，從滾滾雲層中下凡，示意聖母聖靈受孕的來源，蘊含密契色彩。在《新約》4 大福音中，〈路加福音〉1 章 26-38 節，對於天使降臨，預告聖子誕生，記載最為詳盡，為傳統『聖告圖』圖像，主要依據文本所在。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冊頁單元上，配置『聖告圖』左側的《舊約》圖像，為『女子與蛇蠍』一作¹⁵。在構思設計圖像上，繪者勾勒對象，並非傳統慣見，夏娃偷食分辨善惡，天堂智慧樹上的禁果，亦觸犯原罪的當下，或是亞當夏娃兩人手持禁果與蛇蠍對峙場景，而是一位長髮披肩及至臂膀的年輕女子，置身於茂

¹³ 比對《維也納貧窮人聖經，維多波尼斯 1198 古本》及《大英圖書館 C.9 d.2 貧窮人聖經》單印版，聖弗里安字捲軸內文應為「主和你同在了。」（路加 1：28），亦加百列下凡後，跟瑪利亞所致問候語。參見：Franz Unterkircher，（1962），頁 VII、Albert C. Labriola & John W. Smeltz，（1990），頁 99。

¹⁴ 本文未做額外加註，《舊約》《新約》經文一律取自中文和合版聖經譯本。參見網頁：<https://bible.fhl.net/>（最後瀏覽日期：2017/05/13）

¹⁵ 在 2010 年〈預表論神學跨新舊兩約的互圖文敘事與教義論述：以大英博物館 C.9 d.2《貧窮人聖經》（Biblia pauperum）首頁『聖告圖』為例〉一文中，大英版《貧窮人聖經》『聖告圖』首頁與聖弗里安卷帙，不盡相同，該單印版左側《舊約》敘事圖，為『夏娃與蛇蠍』，刻劃人類始祖夏娃以站姿跟蛇蠍對峙的情景，與聖弗里安『女子與蛇蠍』一圖不一。右側《舊約》『基甸羊毛奇蹟』敘事圖則同。該文有關基甸羊毛象徵意義、及 4 先知字捲軸引言，鋪陳「聖母始胎無原罪」（Immaculate conception）仍具參考價值。本文此二區塊不再處理。參見：羊文漪（2010），頁 1-29。

密橡樹中，一手扶握著伊甸園生命樹的枝葉，一手提拎垂地空白的字捲軸¹⁶，正伸出右腳，踏踩盤旋樹幹而上的蛇蠍前腦勺。這個表現處理，依據〈創世記〉經文所載：「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創 3:14-15），冊頁畫面場景，聚焦在經文最後，亦上帝對蛇蠍詛咒，最終的實現上。

根據《中世紀晚期及文藝復興藝術中繪製女性》（*Picturing Woman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Art*）一書作者 Christa Grossinger 所寫，在基督教早期解經傳統中，瑪利亞既是「夏娃第二」（The second Eve）、也是「新夏娃」（The New Eve），她說：這「兩個二元對立，童貞瑪利亞是善、夏娃是惡，支配中世紀生活及思想。透過生與死、美德與邪惡、身體與靈魂、生命之泉及愛之泉、新約的好女人及舊約的壞女人，這些視覺形象表現。、、、來自聖傑洛姆所創的配方：‘死來自夏娃，生來自瑪利亞’。奧古斯丁也說：死來自女人，生也來自女人¹⁷。」在預表論神學認知中¹⁸，夏娃的原罪，是由瑪利亞聖靈受孕產下聖子後所彌補的，這是天主人類救贖工程計畫之一。（Andrw Louth, ACCS, 2001, 88-91）在聖弗里安冊頁《舊約》『女子與蛇蠍』圖像上方的文本區中，頌經文如此寫道：

「我們在創世記中讀到天主向蛇蠍說：你必用肚子行走。天主接著對蛇蠍及

¹⁶ 此字捲軸留白未做填入，依比對其他抄本看，不排除是「女人要傷你的頭。」（*ipsa conteret caput tuum*）（創 3:15）見武加大古拉丁文所載：網頁 <http://www.latinvulgate.com/>（最後瀏覽日期：2017/05/13）

¹⁷ 引言原文：The two polarities, of Mary the Virgin and Eve, of good and evil, came to dominate medieval life and thought in images of Life and Death, of the Virtues and Vices, of Body and Soul, of the Fountain of Life and the Fountain of Love, and of the good and bad women from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St Jerome created the formula: 'Death through Eve, life through Mary', and St Augustine too said: 'through woman, death; through woman life'.（Christa Grossinger, 1997），頁 5。

¹⁸ 基督教早期教父勤於書寫，就《舊約》《新約》留下浩瀚解經註釋文獻，當中不乏有關預表論神學取徑許多閱讀。1998 至 2010 年，美國神學教授 Thomas C. Oden 總主編，出刊《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簡稱 ACCS）29 冊套書，工程浩大，收錄西元 6 世紀前基督教早期教父、教會人士等百餘位作者解經著述，為重要參考書目。下文未引進其他專論，統一以該套書為使用資料。另，該套書中譯本至今已出版 25 冊，尚缺 4 冊。本文暫以英文原著為摘引對象，並以 ACCS 做註記。參見：Thomas C. Oden 總主編，*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Vols. 29,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8-2010。

女人說：女人要傷你的頭，你要傷她的腳跟。這個記載，在萬福女子聖靈受孕產子預表中實現了¹⁹。」（創 3：14-15）

『女子與蛇蠍』圖像上方頌經文，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舊約》文本，做為《新約》事件的預告，這亦屬於基督教預表論神學的範疇，也是《貧窮人聖經》編纂依據所在，及闡揚焦點。『女子與蛇蠍』圖像，置放『聖告圖』一旁，意在展現如上聖傑洛姆所做闡釋，“死來自夏娃，生來自瑪利亞”，夏娃犯下的罪愆，由「新夏娃」瑪利亞產下聖子，得以彌補與洗滌。二是『女子與蛇蠍』在圖像上，所再現的並非《舊約》經書記載，“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而是冊頁頌經文上方，“女人要傷你的頭”，此二者不盡一致，但非涉筆誤，而是基於《貧窮人聖經》頌經文所寫，取自中古通用聖傑洛姆，武加大聖經而來。由此獲知，『女子與蛇蠍』一圖中，置身生命樹上的女子，她是「新夏娃」聖母瑪利亞。誠如奧地利學者 Gerhard Schmit 表示：圖像所表現的，「是童貞瑪利亞自己將懲罰加諸於蛇蠍身上。」（die Jungfrau selbst der Schlange den Schaden zufuegt）（Schmidt，32）因為瑪利亞是“新約的好女人”，代表“生”及“生命之泉”，也是無原罪的。

聖弗里安冊頁環圈右側，另一幅《舊約》敘事圖像，為擷取自《舊約》〈士師記〉書卷的『基甸與羊毛奇蹟』。在圖像上，描繪主題是驍勇善戰的士師基甸，以寡敵眾，一舉擊退米甸人大軍，先前蒙召的經過。出身卑微的基甸，對於神的召喚，擔當重責，心存質疑，先後兩回向天主要求一個記號。第一天在乾地面上，一片羊毛然滋潤於露水中；第二天，基甸又說：「求你不要向我發怒，我再說這一次：讓我將羊毛再試一次。但願羊毛是乾的，別的地方都有露水。」（士師 6：39）次日清晨一片乾的羊毛，果真未遭浸漬，出現在濕的地面上。基甸隨後率領 3 百族人，在神助之下，擊退米甸人萬名敵軍，為以色列帶來 40 年寧靜太平的

¹⁹ 拉丁釋文如下：LEgitur in Genesi, q(uod) d ū s dixit serpenti: super pectus (tuum) gradieris. Et postea ibidem legitur. De serpente et muliere. Ipsa conteret caput tuum (et) tu insidiaberis calcaneo eius. Nam istud in ann ū (n)tiatione beate virginis adimplet ū (m) est.

日子。

圖像上，『基甸羊毛奇蹟』刻劃表現頗為細緻，基甸他一身中古騎士軍戎裝備齊全，穿戴鍊圈鎖子甲含長統及膝鍊襪，外罩無袖及地長衫，內裡為鍊甲金屬釦，材質如實呈現。他手中的刀與盾牌，特別是那把刀，是「上帝已將米甸和全軍都交在他的手中」的神聖武器。（士師 7：14）在『基甸羊毛奇蹟』畫面的左上，從天而降還有一位天使，頭戴聖圈、有羽翼、從滾滾雲層中現身，共三個物件，略嫌擁擠，不過，天使的上半身，具前縮效果，尤其提拎衣衫，下垂筆直處理，在構圖上，填補中間留白空間，有一穩定效果。在畫幅的左下，則為著名的環圈狀羊毛信物，造形表現細膩。英挺年輕的基甸，手中盾牌上繪有五瓣玫瑰花葉，中古時期，代表耶穌受難犧牲的五傷象徵。整圖像敘事焦點，在天使自雲端現身，伸出手來，向基甸致意道：「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士師 6：12）

取材自《舊約》『基甸與羊毛奇蹟』一圖，跟中央環圈『聖告圖』比接，它們關係，在頌經文上是如此寫的：

「我們在士師記中讀到：基甸為了出征勝仗，請求一個記號，甘霖便降在羊毛身上。這是對萬福無垢童貞處女聖靈受孕的預告²⁰。」（士師 6：37-40）

『基甸羊毛奇蹟』跟『聖告圖』兩者關係，頌經文中做了清楚的解釋，基甸請求記號，在乾枯一片大地上，惟獨羊毛引領天降甘霖，受到滋潤，一如『聖告圖』中天使下凡，惟獨“對萬福無垢童貞處女聖靈受孕”做預告。在新、舊兩約中，基甸與瑪利亞，無獨有偶，是惟二天使降臨，受到「主和你同在」（路加 1：28）

²⁰ 拉丁釋文如下：LEgitur in libro Iudicum. Quod Gedeon petivit signum victoriae in vellere per pluviam irrigandum que figurabat virginem gloriosam sine corruptione corporis inpraegnā (n)dam ex spiritus sancti infusione.

榮寵稱呼的對象。這對早期教父釋經也有著重大意義，(Franke John R. , ACCS , 2005 , 122-127) 聖母童貞的無垢性，以及基甸濕羊毛預告聖靈受孕，基督誕生的奧跡，這是『基甸羊毛奇蹟』安頓於『聖告圖』一旁的原由所在，所依據的也是預表論神學觀。

聖弗里安『聖告圖』首頁上，編纂者除了運用 2 則頌經文，闡明 2 幅《舊約》敘事圖，跟居中耶穌誕生『聖告圖』，彼此間互動神學關係之外，另設置有兩類文本，做論述上進一步的發揮。一類是 3 段短詩句，以朱紅字書寫，抄錄在頌經文的下方，為 3 幅敘事圖的結語，其功能如同標題，但也含評論色彩。另一類則是 4 位先知手持字捲軸上摘引的經文，工整嵌入環圈的外框中。就前者看，『聖告圖』的 3 段短詩句，自左往右寫到：「蛇蠍遭女人的傷害，女人免除任何的傷害」(*Vipera vim patitur de inpaciente puella.*)、「處女接受萬福，未婚受孕產子」(*Virgo salutatur innupta manens gravidat(ur).*)、「羊毛沾露水濕潤，周遭一片枯乾」(*Rore madet vell(us) remanet tam(en) arida tellus.*)。這 3 句詩文，直接呼應下方 3 敘事圖，提綱挈領，將它們的題旨，如同標題或是提綱，做了綜理，提供閱讀者對於耶穌生平主圖像進一步的領會與記頌。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啟始冊頁，最後在『聖告圖』環圈外沿四周，安排以賽亞(*YSAIAS*)、以西結(*EZECHIEL*)、大衛(*DAVID*)、耶利米(*JE (RE)MIAS*) 等四位《舊約》先知半身肖像，且嚴選每位先知，一句出自他們經書的文句，抄繕於環圈外框的字捲軸上，依左上、左下、右上、右下順次，它們寫道：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ECCE VIRGO CONCIPIET (ET) PARIET*) (以賽亞 7 : 14)

「這門必須關閉，不可敞開。」(*PORTA CLAUSA ERIT NON AP (...)IETUR*)

(以西結 44：2)

「他必降臨，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DESCENDET SICUT PLUVIA INVELLUS) (詩篇 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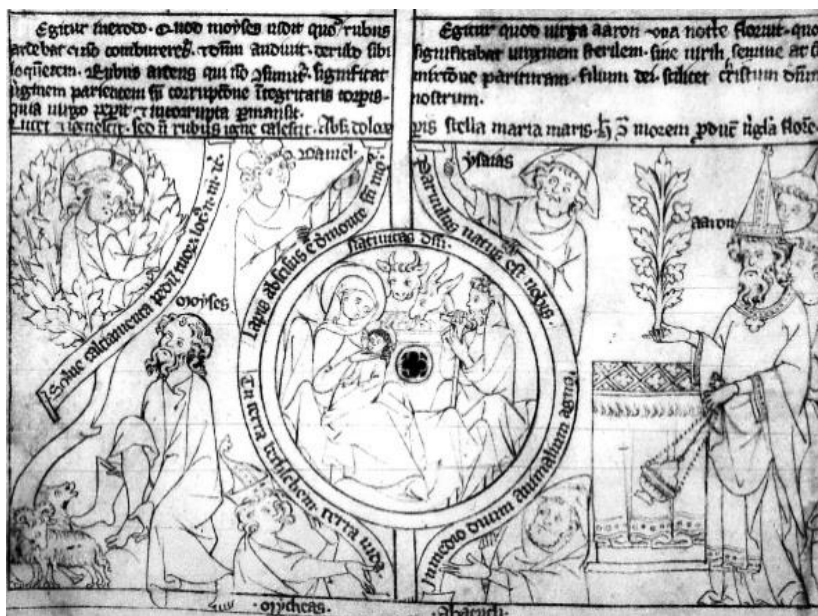
「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NOVUM FACIET DOMINUS SUPER T(ER)RA(M)) (耶利米 31：22)

這四句先知摘引文，前兩則，針對環圈中央『聖告圖』做表述。後兩則，則繞道『基甸羊毛奇蹟』再重返『聖告圖』做申論。先知以賽亞與以西結的兩則引言看：「必有童女懷孕生子」、「這門必須關閉，不可敞開」，屬於對於聖母產前 (ante partum) 及產後 (post partum)，瑪利亞為童貞處女始終如一的預告。尤其前者，以賽亞 7 章 14 節的這句引言，至遲 5 世紀被視為是，針對瑪利亞童貞產子的預言。(Steven A. McKinion, ACCS, 2004, 60-64) 後者，以西結的摘引文，全經文如下：「耶和華對我說：「這門必須關閉，不可敞開，誰也不可由其中進入；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已經由其中進入，所以必須關閉。」(以西 44：2) 原脈絡出自以西結對於重建聖殿的描述，經早期教父的解經下，則做成為瑪利亞產後童貞依據之一。(Kenneth Stevenson & Michael Glerup, ACCS, 2008, 1141-1142)

至於後面兩句引言，前者出自傳大衛王所寫〈詩篇〉經文，傳統認知為大衛祈求耶和華，祝福所羅門國運昌盛的詩句，但在此，透過滋潤羊毛的甘霖，則涉入聖子降臨，天主創造世界宇宙恩典計畫與安排工程中。(Quentin F. Wesselschmidt, ACCS, 2007, 90-91) 而耶利米的句子，原脈絡為以色列流亡巴比倫時期，耶利米所撰，為安撫鼓舞子民的書信，傳達天主承諾應允拯救的訊息，但在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啟始冊頁『聖告圖』的環境中，該句經文：「耶和

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耶利 31:22)“女子護衛男子”，指涉對象則為產下救世主耶穌基督的「新夏娃」聖母瑪利亞無虞。

2 『耶穌誕生圖』



圖二：『耶穌誕生圖』冊頁單元（左側『摩西與火荊棘』、右側『亞倫的發芽杖』），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

聖弗里安第二則耶穌生平敘事為耶穌的誕生（NATIVITAS D(OMINI)，以拉丁文繕寫於環圈內框上方位置。左右配置兩幅《舊約》對應圖像，左為『摩西與火荊棘』（德：*Mose vor dem brennenden Dornbusch*，英：*Moses and the burning bush*），右為『亞倫的發芽杖』（德：*Aarons Stab*，英：*Aaron's flowering rod*）。中央環圈外沿 4 角落，為 4 位《舊約》先知半身肖像，分為但以理（DANIEL）、彌迦（MICHAS）、以賽亞（YESAIAS）與哈巴谷（ABACUCH）的半身肖像，他們每人擁有一則字捲軸，工整嵌入環圈外框中。上方為頌經文及 3 幅敘事圖一行短詩句，分以褐色、紅色繕寫完成。

繼道成肉身後，聖弗里安繪本接著本冊頁單元敘事，為『耶穌誕生圖』（德：

Geburt Christi，英：*Nativity*），再現瑪利亞分娩後抱著聖子耶穌，與養父約瑟一起現身於馬槽的素樸景緻。瑪利亞在環圈的左邊，以側面身姿，頭戴聖圈，坐在單背床沿做表現，她一手托著聖子肩頸，一手觸撫聖子臉頰，親情脈脈。守護一旁，在右側的是養父約瑟，也是筆直側面坐姿，雙手支倚拐杖，蓄鬚捲髮，望著一旁聖母與子，一家溫馨之景躍然紙上。在場景偏右後方，還有一組方形的結構，下為祭壇外觀，裝飾鏤空四瓣十字架圖案；上為馬槽，一頭牛及一隻驢子，以見證者身份現身。這個圖像細節，廣為周知，但文本取自 8、9 世紀所撰《偽馬太福音》(*Gospel of Pseudo-Matthew*)14 章。(Heidi J. Hornik & Mikeal Carl Parsons, 2003, 98-99)。後進入熱那亞大主教雅各·德·佛拉金(Jacobus da Varagine, c.1230 - 1298) 1275 年前後完成著名《黃金傳奇》(*Legenda Aurea*) 第一卷中。而以上這兩位作者所根據的，為《舊約》經書所載：「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我的民卻不留意。」(以賽 1：3) 牛及驢子進入『耶穌誕生圖』中，除勾勒聖子誕生郊外場所，也尤其彰顯牠們認識主之意²¹。(Steven A. McKinion, ACCS, 2004, 4-7)

聖弗里安冊頁左邊『摩西與火荊棘』(德：*Mose vor dem brennenden Dornbusch*，英：*Moses and the burning bush*) 《舊約》圖像，刻劃摩西引領族人脫離法老統治，出埃及之後，蒙召在西奈山領取十誡的著名經過。根據經書記載，一天摩西(MOYSES) 領著岳父的羊群在何烈山(Horeb) 牧羊時，看到一株燃燒的荊棘樹，被吸引過去，耶和華的使者現身其中，身體髮膚卻絲毫未受損傷，跟摩西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出埃 3：5) 圖像所描繪的，正是這段經過。

畫幅上，年邁一臉絡腮鬚的摩西，兀自坐在山坡地上，左腳踏出了畫框，正

²¹ 在《藝術與基督教偽經》(*Art and the Christian Apocrypha*) 一書中，兩位作者提及，今藏米蘭聖安博洛教堂一座 4 世紀棺槨浮雕上有『耶穌誕生圖』中牛及驢子的露出表現，或為最早圖像案例。參見 David R. Cartlidge & J. Keith Elliott, (2001), 頁 18。

待脫下右腳上的短靴。置身在荊棘樹上的耶和華，頭戴十字聖圈，表情嚴肅告誡他，如字捲軸上所寫：「此為聖地，脫下鞋來。」(SOLVE CALCIAMENTA PED (IB)U (S) TUO (RUM) LOC (US) N (. . .) NI IT) 這幅字捲軸，以對角線方式，橫跨畫面，分為神、人兩界，且略呈飄浮狀，與截直取彎的荊棘樹幹，有所呼應。畫面左下角，則表現摩西及 2 隻摩西牧養的捲毛羊，處理細緻。一隻面朝向地，一隻昂首做張望狀，如一旁『耶穌誕生圖』中的牛及驢子，感知來到神界進入異域。

摩西在耶和華的指引及榮寵下，獲頒十誡律法著名石版，配置在『耶穌誕生圖』一旁，別有用心，隱示聖母瑪利亞童貞產子。如圖像上方頌經文寫到：

「我們在出埃及記讀到，摩西看到燃燒荊棘樹，完好無缺。聽到荊棘燃燒聲，仍完好無缺，這意表萬福童貞瑪利亞，分娩產子，身體完好無缺。處女分娩仍保有童貞²²。」

『摩西與火荊棘』一圖，刻劃荊棘樹在火燄中焜焜燃燒，仍完好無缺。根據頌經文的解釋，這意表聖母瑪利亞“處女分娩仍保有童貞”，亦指聖母的產後童貞 (post partum)。這個閱讀，如前面『聖告圖』環圈左下方先知以西結引言所說：「這門必須關閉，不可敞開。」(以西結 44：2) 分享有關瑪利亞保有產後童貞的表述。(Joseph T. Lienhard & Ronnie J. Rombs, ACCS, 2001, 9-17) 不過，在『摩西與火荊棘』圖中，跟十誡律法敘事接軌，且由何烈山上耶和華現身說法，做成為預表，意義不同凡響。聖母瑪利亞，歷史上共有 5 大教會核可的信理身份：「聖母卒世童貞」(Virgin Mary, 325 年)、「天主之母」(Theotokus, Mother of God, 431 年)、「聖母卒世童貞」(perpetual virginity of Mary, 649 年)、

²² 拉丁釋文如下：: LEgitur in exodo. Quod Moyses vidit quod rubus ardebat et no(n) combureret(ur) et (dominum) audivit. de rubo sibi loq ū e(n)tem. Rubus ardens qui no(n) comsumit(ur). significat virginem parientem s(i)n(e) corrupt(i)one i(n)tegritatis corp(or)is. quia virgo pep(er)it et incorrupta p(er)mansit.

「聖母始胎無染原罪」(Immaculate conception, 1854 年)、以及「聖母靈肉升天」。(Assumption of Mary, 1950 年)(羊文漪, 2010, 15)在此凸顯的是「聖母卒世童貞」身份。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冊頁環圈右側『亞倫的發芽杖』(德: Aarons Stab, 英: Aaron's rod)一圖,也強調耶和華現身荊棘樹之外,另一個神蹟,刻劃摩西兄弟亞倫(AARON),被天主欽定為以色列大祭司長的傳奇經過。如天主跟摩西便說道:「你曉諭以色列人,從他們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從他們所有的首領,按著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將各人的名字寫在各人的杖上,並要將亞倫的名字寫在利未的杖上,因為各族長必有一根杖。你要把這些杖存在會幕內法櫃前,就是我與你們相會之處。後來我所揀選的那人,他的杖必發芽。這樣,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們所發的怨言止息,不再達到我耳中。」(民數 17:2-5)摩西遵照神的旨諭,取得以色列各族 12 根木杖,放在法櫃前。到了第二天早上,單單只有亞倫的杖,「不但發了芽,而且開了花,結了成熟的杏。」(民數 17:8)

在圖像上,一身祭司裝扮,莊嚴尊貴年邁的亞倫,站在法櫃祭壇桌前,頭戴尖聳祭司儀帽,鑲有珍貴鑽石,冠頂上一枚十字架,胸前也掛了一條十字項鍊,地位十分顯赫。他左手拎拿著祭儀香爐,右手指尖托著一株茂盛堅挺,秀麗茁壯的發芽枝,代表雀屏入選,成為上帝揀選的對象。在他身後有兩個觀禮的兒子,簇擁於後,見證此一天賦職權的神聖時刻。『亞倫的發芽杖』圖像上方講經文,敘述說明該圖與『耶穌誕生圖』間互動關係,它如此寫的:

「我們在民數記讀到,亞倫的杖在一夕間,發綠芽也開了花,這正預表童貞瑪利亞,在沒有男人及種子下,產下天主之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²³。」

²³ 拉丁釋文如下: LEgitur quod virga aaron una nocte floruit. quod significabat virginem sterilem. Sine virile semine ac co(m)mixt(i)one parituram. filium dei. scilicet christum d ū m d(omin) ū m nostrum.

亞倫發芽杖，跟前一則『聖告圖』環圈左上方先知以賽亞，也有著關係。在〈以賽亞〉7章14節，先知以賽亞曾預告：「必有童女懷孕生子。」接著在11章1節上他繼續說：「從耶西的本（原文是丕）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這個“必結果實”耶西的根，有著深層象徵意義。在基督教早期教父釋經下，先知以賽亞所說，被視為是耶穌基督先人族譜，以耶西為首，及至瑪利亞聖靈受孕產下耶穌，一脈相承族譜史的預告。（Joseph T. Lienhard & Ronnie J. Rombs, ACCS, 2001, 233-234）而這一意象，也跟亞倫的權杖，“不但發了芽，而且開了花，結了成熟的杏”，產生貼切的連結。在『亞倫的發芽杖』圖像上方講經文中，雖未提及聖家族系譜脈絡這一段，但對焦在聖母聖靈受孕上，其指涉含意，則是一致。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冊頁上，在生動圖像表現以及兩則講經文的解說外，中央環圈周邊4位《舊約》先知，也引進其他觀視點。在左側上下，扮隨『摩西與火荊棘』圖像的兩句先知引言是如此寫的：

「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LAPIS ABSCISUS E (ST) D (E) MONTE S (I)N (E) M (AN)O) (但2:34)

「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TU TERRA BETHLEHEM. TERRA IUDA) (彌迦5:1)

這兩句出自但以理與彌迦先知的引言，前者原脈絡為以色列人在巴比倫之囚時期，但以理為巴比倫君王尼布甲尼撒所做的一個著名釋夢情節。在夢中，尼布甲尼撒看到一尊金銀銅泥的巨像，經但以理開示，它們象徵未來4個國度，之後尼布甲尼撒，夢中再出現“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但以理說，這是指神所立的王國，「永不敗壞，、、、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但2:44)這個

“必存到永遠”的國度，在後解經傳統中，則指認為是耶穌基督的王國，或如奧古斯丁所提，這塊巨石，指的是耶穌基督。（Kenneth Stevenson & Michael Glerup，ACCS，2008，170）因而，但以理這句引言，配備在『耶穌誕生圖』一旁，則表述聖子的神性、預告未來的勝利。

屬於南方猶大國耶路撒冷近郊的小先知彌迦，他的字捲軸引言，所涉意含也很清楚。在引言“猶大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之後，彌迦在先知書中接著說：「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彌迦 5：2）將來自伯利恆出來的那一位，指的自然便是耶穌基督，而且“從亙古，從太初就有”，也完美的將聖子誕生，與天主創世記時的安排與計畫，無縫合體為一。（Alberto Ferreiro，ACCS，2003，164-165）

接著，在中央環圈右側，近『亞倫的發芽杖』一圖上下，以賽亞與哈巴谷 2 位先知，他們說道：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PARVULUS NATUS EST NOBIS）
（以賽亞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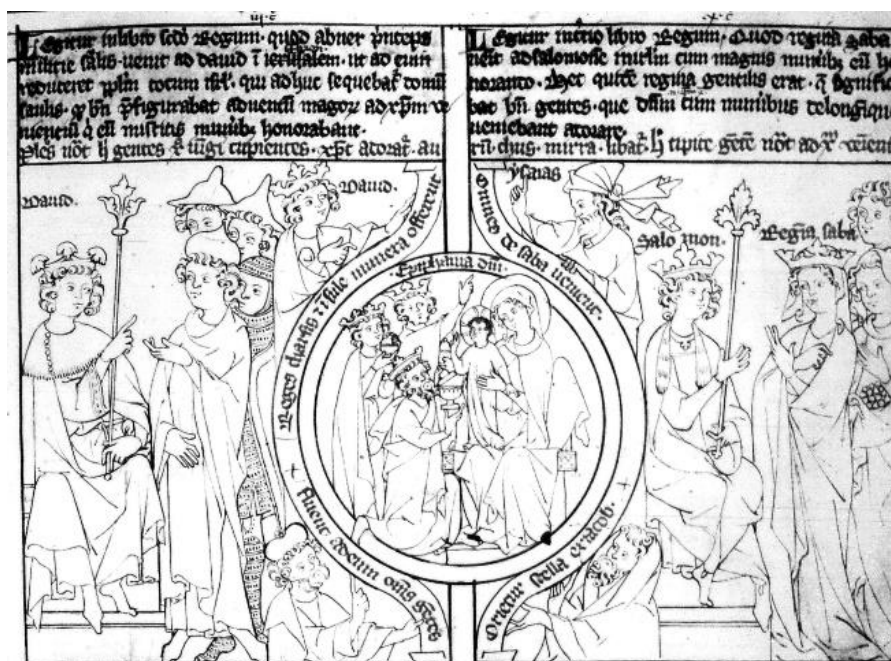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言語就懼怕。」（IN MEDIO DU (OR)UM ANIMALIUM AGNO）（哈巴谷 3：2）

這兩句引文，前者先知以賽亞所說，強調聖子誕生意義重大，他是救世主，上帝天主所賜；後者先知哈巴谷所言，則是他對天主打從心底的敬畏。（Steven A. McKinion，ACCS，2004，70-76）在耶穌誕生的環境裡，可解讀為針對道成肉身密契神蹟的畏懼，以及更貼切的，在摩西與荊棘樹的語境下，對於神諭聖言惶恐

敬畏的一個表述。(Alberto Ferreiro, ACCS, 2003, 198-199)

在冊頁上方文本區底層一排的短詩句中，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編者再編入3句評論，它們是：「熱火炯炯燒，荊棘中無火燄」(Lucet et ignescit, sed n(on) rubus igne calescit.)、「處女啊，無痛分娩產聖嬰」(Abs(que) dolore p(ar)is stella Maria maris.)、「杖發芽，不尋常」(H(ic) c(ontra) morem produ(c)i(t) virgula flore(m).)，則為針對冊頁上3幅敘事圖的主題，做了如同圖像標題的總結與提示。

3 『三王朝聖圖』



圖三：『三王朝聖圖』冊頁單元(左側『押尼珥晉見大衛王圖』、右側『示巴女王朝供所羅門王圖』)，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繪本第三冊頁單元主敘事圖，刻劃耶穌基督誕生後，東方三賢士千里迢迢前來朝聖的景緻，傳統稱之為「主顯圖」(Epiphany)，一如中央環圈內框所寫「主的顯現」(EPIPHANIE DEI)，今慣稱『三王朝聖圖』(德：Anbetung der Könige；英：Adoration of the Kings)、『東方三賢士朝聖圖』

(德: *Anbetung der Magier*; 英: *Adoration of the magi*)、或僅『朝聖圖』(*Epiphany*)。這則根據《新約》〈馬太福音〉第二章所繪圖像，發生在耶穌聖子誕生後，在母親瑪利亞陪同下，向世界外邦人首度公開露面，此為「主的顯現」原意所在。

聖弗里安繪本『三王朝聖圖』的冊頁單元上，對焦 3 場次盛大晉見的場景，除『三王朝聖圖』外，兩側《舊約》對應圖，分為『押尼珥晉見大衛王圖』(德: *Abner vor David*; 英: *Abner joins David*)、『示巴女王朝供所羅門王圖』(德: *Salomo und die Königin von Saba*; 英: *The meeting of Solomon and the Queen Saba*)，共同表述聖子、大衛王、所羅門王，一脈相承族譜關係以及尊榮身份。在中央環圈外沿 4 角 4 位《舊約》先知，分為大衛 (DAVID)、以賽亞 (YSAIAS) 等《舊約》先知半身肖像，搭配他們手持字捲軸經書文本，烘托凸顯『三王朝聖圖』圖像的重要性。

在圖像表現上，『三王朝聖圖』主敘事環圈中，聖母坐在右側的寶座上，雙手抱著以站姿表現的聖子耶穌，兩人都頭戴著聖圈，耶穌莊嚴伸出右手來，向前來晉見三位國王，賜予福澤。他們「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馬太 2: 11) 東方來的這 3 位國王，兩位是年輕人，以站姿表現，地面跪著一位年長國王，三人都頭戴王冠，地位顯赫。後方的年輕國王，伸出右手，指向天際，即那顆著名伯利恆之星，(馬太 2: 2) 也是指引三王前來朝拜的神秘路標。全圖擁入 5 位人物，及三王的獻品寶盒，略嫌擁擠，聖子居中表現，頗具威嚴，處理入微有加。

冊頁左邊『押尼珥晉見大衛王圖』，刻劃掃羅王大將押尼珥 (Abner) 前來歸化大衛王的情景。大衛與前王掃羅齟齬，後者處心積慮，欲除之為快，掃羅身邊大將押尼珥率軍前來投誠，意義重大。圖像上，大衛王手持權杖正面側坐在寶

座上，年紀甚輕，捲髮，頭戴皇冠，他的面前是來朝歸順的押尼珥，與三位隨扈，兩人做交談狀。在當晚盛宴之後，押尼珥即對大衛王說：「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眾人來見我主我王，與你立約，你就可以照著心願做王。」（撒下 3：21）之後，大衛放行讓他安然離去。圖像上，引人注意的是，押尼珥卸下一身軍戎，以平民裝著現身，隨扈中一人，全身則披甲，手持碩大一面盾牌，隱隱傳遞押尼珥晉見，一行人軍職身份。押尼珥不幸離席後剛出城門，遭人暗殺而死，大衛傷慟不已，慎終追遠，打理喪禮後事，得到人心，完成統一以色列大業。（John R. Franke, ACCS, 2005, 338-339）

大衛是耶穌基督的先人，香火一脈相傳，具象徵意義。在圖像上方講經文中便寫道：

「我們在列王記第二章讀到，掃羅將領押尼珥到耶路撒冷晉見大衛，並將掃羅族裔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歸降於他。這個事件，預表著三賢士帶著珍奇貴重寶物，前來朝拜聖子基督²⁴。」

針對《貧窮人聖經》一書，新、舊兩約圖像並置，做了預表論上歸納的學者 Gerhardt Schmidt，曾將之分為 4 種互動類別：情境韻（Situationsreime）、意義韻（Bedeutungsreime）、象徵韻（Symbolreime）、以及應驗平行韻（Erfuellungsparallelismus）。（Schmidt, 1959, S.109-110；1962, S. 34）『押尼珥晉見大衛王圖』與『三王朝聖圖』兩圖，循此模組看，屬於預表論第一類的情境韻，也便是共同分享朝貢尊榮王者身份的主題。

²⁴ 拉丁釋文如下：LEgitur in se(cun)do libro Regum. quod abner p(ri)nceps milicie sa(u)lis venit ad david i(n) jerusalem. ut ad eum reduceret p(o)p(ulu)m totum isr(ae)l. qui adhuc sequebat(ur) dom ū (m) saulis. q(uo)d b(e)n(e) p(re)figurabat advent ū (m) magor(um) ad xpm (christum) venienti ū (m). q(ui) eu(m) mysticis mun(er)ib(us) honorabant.另，武加大聖經計編輯列王記共 4 書卷，為今〈撒母耳〉上下及〈列王記〉上下。頌經內文“列王記第二章”為今〈撒下〉。

在『三王朝聖圖』主敘事圖的另一邊，是『示巴女王晉見所羅門王圖』。人物造形構圖安排上，跟『押尼珥晉見大衛王圖』相互對稱，也彼此呼應。遠道而來貴賓與尊榮主人，一坐一站配置的表現方式、寶座權杖造形兩圖雷同、隨從人員分站在右後方等。不過細節上，所羅門王（SALOMON）與其父王大衛的權杖頂部與王冠外觀不同。例如所羅門王身帶十字架項鍊、雙肩上披有一絨毛圍巾，飾物配備略勝一籌。他伸出手，歡迎遠道嘉賓，示巴女王（REGIA SABA）挺身而站，雍容尊貴。兩人四目相交，示巴女王雙手交胸，神情嚴肅，以手勢回應經文：「他來見了所羅門王，就把心裡所有的對所羅門都說出來。」（列王上 10：2）在她身後一位貴婦，捧著一袋寶石，是獻給主人的珍貴，包括黃金、香料貢品。（Marco Conti & Gianluca Pilara，ACCS，2008，66-68）在圖像上方講經文中，這幅圖跟『三王朝聖圖』的關係，也屬 Gerhardt Schmidt 所提預表論的情境韻，是如此寫的：

「我們在列王記第三章讀到，異邦示巴女王聽到所羅門王的聲名，她帶珍寶前來朝晉榮耀他。這個故事確實預表，三賢士長途跋涉帶著貢品，來崇拜我們的主耶穌基督²⁵。」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冊頁上，3 敘事圖像互動對話，襯托耶穌基督誕生，做為救世主彌賽亞、以及未來萬王之王尊榮的身份。搭配統一以色列的大衛王，以及德政遠播智者所羅門王，兩位古代君主成就，鏡像映照在聖子誕生。遠道貴賓 3 國王循伯利恆星，前來晉見聖子，獻上珍貴賀儀，一如示巴女王攜帶珍貴寶石的到臨。在中央環圈外框裡，四位《舊約》先知字捲軸摘錄的引言，是如此寫到：

²⁵ 拉丁釋文如下：：Legitur in t(er)tio libro Regum. Quod regina Saba ve(n)it ad salomone(m) in i(e)r(us)alem cum magnis mun(er)ib(us) eum honorando. Hec quide(m) regina gentilis erat. q(ue) significabat b(e)n(e) gentes. que d ū m (dominum) de longi(n)quo cum muneribus veniebant adorare.另，頌經內文“列王記第三章”指今〈列王上〉。

「他施和海島的王要進貢。」(REGES THARSIS ET INSULE MUNERA OFFERENT) (詩篇 72:10)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FLUENT AD EUM OMNES GENTES) (以賽亞 2:3)

「示巴的眾人都必來到。」(OMNES DE SABA VENIENT) (以賽亞 60:6)

「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色列。」(ORIETUR STELLA EX JACOB) (民數 2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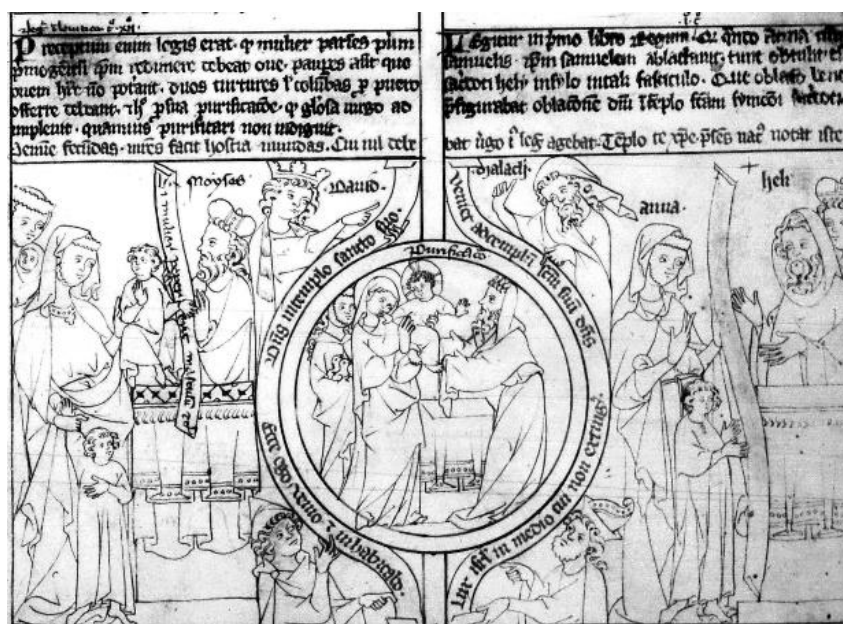
上面先知 4 引言，包括相傳由大衛所寫〈詩篇〉、屬於先知〈以賽亞〉書卷兩則經文，以及收錄在〈民數記〉，著名異邦人士巴蘭 (Balaam) 所說的話，一共 4 句。在〈詩篇〉引言中所提的他施 (Tarshish)，此為一地名，多次在《舊約》出現，為腓尼基屬地，位於西班牙、薩丁尼島、或近東外海，學界仍待釐清。詩句原脈絡，為大衛為兒子所羅門所寫的祈禱文，再脈絡化後，貼切適用於嫡系後代耶穌的身上。(Quentin F. Wesselschmidt, ACCS, 2007, 92-94) 先知以賽亞的兩段經文，前者論末日耶和華的聖殿屹立不搖，萬民歸宗，諸國子民前往²⁶；(Steven A. McKinion, ACCS, 2004, 23-25) 後者“示巴的眾人都必來到”字捲軸引言，則因以賽亞生卒年，晚於所羅門王，冊頁上這句引言，跟一旁『示巴女王晉見所羅門王圖』，為一直接史實的描述。(Mark W. Elliott, ACCS, 2007, 228-229) 最後 1 句引言，則從異邦人角度，引據巴蘭著名對於耶穌誕生的預言，

²⁶ 以賽亞 2 章 2 節字捲軸上引言與〈彌迦書〉4 章 1 節經文，不盡相同。前為：FLUENT AD EUM OMNES GENTES，後為 fluent ad eum populi。1962 年，由 Franz Unterkircher 主編與釋文的《維也納貧窮人聖經，維多波尼斯 1198 古本》(Die Wiener Biblia pauperum: Codex Vindobonensis 1198) 書中，字捲軸內容做了正確釋文，但出處標示 (彌迦 4:1)，為一誤植。見該書頁 VIII。

因那句話來自天主口諭：「耶和華傳給我的话，我能不謹慎傳說嗎？」（民數 23：12）巴蘭這句預言，經常也跟亞倫權杖一夕間成為發芽花做連結，（參前冊頁單元右圖）同屬對聖子降臨的預告。（Joseph T. Lienhard, ACCS, 2001, 247-249）中央環圈這 4 位先知，每人透過他們的手勢，引導觀者來做閱讀。右上到左下對角軸上的兩位先知，外觀造形不一，帽飾與面頰鬍鬚表現也不同，但摘引文句上，兩位都是先知以賽亞，尤其右上角打結帽飾，垂尾隨風飄起，十分生動。此之外，《貧窮人聖經》先知肖像圖，一向皆為字捲軸的所有人，這是慣例，在此冊頁上，4 位引言作者之一為異邦人巴蘭，十分獨特。

最後，在文本區底層，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抄繕員為 3 幅圖像記錄了三句短詩文，從左至右分別是：「萬國眾民爭先齊聚於主耶穌身旁」（*Plebs not(at) h(ic) gentes C(hristo) iungi cupientes.*）、「朝拜耶穌基督，黃金、乳香和沒藥獻給祂」（*xpt (christus) adorat(ur). Aurū(m), thus, mirrha libat(ur).*）、「外邦人引路來到主耶穌跟前」（*H(oc) typice ge(n)te(m) not(at) ad x (christum) veniente(m).*），這 3 句短詩咸對焦在『三王朝聖圖』上，為聖子誕生首度現身，做一禮讚；這跟《貧窮人聖經》其他冊頁單元，分屬 3 則敘事圖像，處理慣例不一，在此做一強調。

4 『入聖殿』



圖四：『入聖殿』冊頁單元（左側『長子獻主』、右側『撒母耳聖殿獻主』），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

在古代猶太人傳統禮俗中，新生男嬰出生後第八天接受割禮；母親 33 天守度潔血期後，第 40 天帶頭生兒入聖殿獻給天主，這是古代猶太人婦女分娩後、以及頭生獻主的傳統習俗，如「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以色列中凡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別為聖歸我。」（出埃 13：1-2）記載於《舊約》〈出埃及記〉第 13 章 12 至 15 節、以及〈利未記〉第 12 章中。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第四則敘事單元，包括環圈主圖像，以及左右《舊約》兩則敘事圖，即為這個古代猶太人禮俗的履踐及視覺再現。在《新約》〈路加福音〉所載，瑪利亞與約瑟，在聖子誕生後：「按摩西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他們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獻與主。」（路加 2：22）聖弗里安該單元冊頁上，由左至右，三幅敘事作品為：『長子獻主』（德：*Reinigungsopfer nach dem Gesetz*；英：*Presentation of the first-born child in the Temple*）、耶穌『入聖殿』（德：*Darbringung Jesu im Tempel*、英：*Presentation of Jesus at the Temple*）、

與『撒母耳聖殿獻主』（德：*Darbringung Samuels im Tempel*；英：*Presentation of Samuel in the Temple*），分享此一古代猶太人根據天主神諭傳下的習俗。

冊頁這三幅圖像，在畫面構圖、人物出場方向、以及場景物件的設置上，共通同質性頗高。閱讀動線，由左側母親帶著頭生兒進入畫面，為啟始，場景中間，設置聖殿祭壇所在，壇桌上罩一條氈巾，且一位長者祭司在右，面朝向左，迎接從左側進入畫面頭生兒做表現。再細部觀，三幅圖像，勾勒重點並不相同。左側是取自《舊約》〈利未記〉第 12 章的『長子獻主』一圖，刻劃兩位母親來到聖殿，她們或牽、或抱、或扶，有三位孩童一同出現，其中一名站在祭壇桌上，由右邊摩西（MOYSES），手拿字捲軸，做儀禮出自神諭的見證人²⁷。右側《舊約》『撒母耳聖殿獻主』圖像上，則表現以色列未來大祭司撒母耳，在母親哈拿（Hanna）引領下，獻給祭司以利（Eli）的經過。撒母耳將來是掃羅王及大衛的輔佐者及施膏者，地位崇高。母親哈拿因長年不孕，後祈求天主得子，便還願將撒母耳獻給天主。圖像上，一條寬邊碩長字捲軸，將畫面分為左右兩半。哈拿與撒母耳在左，祭司以利在右，字捲軸經文的留白，或為哈拿跟祭司以利說的話：「我將這孩子歸與耶和華，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撒母上 1：28）

『入聖殿』中央環圈內主敘事圖，也有自主性的圖像訊息。聖母瑪利亞在左，雙手高舉起聖子耶穌，親自交給一旁「有聖靈在他身上」的西面（Simeon）。（路加 2：25）她婉約側首姿態，流露依依不捨。聖子頭戴十字聖光圈，也轉身回望著母親，一手做推遲狀，一手觸撫母親臉頰，雙腳也做一前一後處理，屬於母子間親情的表現。而聖殿迎接他們的西面，則躬彎身子，伸出雙手，一箭步上前，高呼道：「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路加 2：29-30）環圈左側沿緣，瑪利亞身後，還有一位隨侍婦

²⁷ 此字捲軸內文，因字體不一為後植入，且並不完整，拉丁文釋文為：SI MULIER PEPPERERIT MASCULU(M) (IMMUNDA?)。中譯：若有婦女產下男孩，、、、。取自〈利未記〉12 章第 2 節，全經文為：「若有婦人懷孕生男孩，她就不潔淨七天，像在月經污穢的日子不潔淨一樣。」

女，她右手捧著獻品，「一對斑鳩，或用兩隻雛鴿獻祭」（路加 2：24）十分特別，因帶著撒母耳進聖殿的母親哈拿，獻品為一頭公牛。（撒母上 1：25）不過，在 2 幅《舊約》的圖像裡，對於獻祭品，都未做交代。耶穌『入聖殿』此圖跟『長子獻主』一作，它們的關係，上方頌經文如此寫的：

「在古代律法中，婦人產下長子後，要將一隻一歲的羔羊做為燔祭獻給主。貧困的家中無法獻上羔羊的，用兩隻雛鴿或兩隻斑鳩來做潔淨。但榮耀貞潔瑪利亞，無需潔淨，便完成祭獻的儀式²⁸。」

在討論有關聖殿獻子的記載時，Shelley Perlove 及 Larry Silver 兩位當代學者寫道：「路加福音對於入聖殿的記載，結合了潔淨禮與猶太首生贖罪的習俗。路加 2：23-24²⁹」（Luke's narration of the Presentation in the Temple combines the purification rite with the Jewish ceremony of the redemption of the firstborn (Luke 2:23-24)）」（Shelley Perlove & Larry Silver，2009，191）在這樣背景下，上引頌經文中，先提及長子獻祭給主，後涉入瑪利亞潔淨議題，“榮耀貞潔瑪利亞，無需潔淨，便完成祭獻的儀式”，便不致突兀或跳躍。尤其環圈內框正上方繕寫的，並非聖殿獻子，而是潔淨（PURIFICAC(I)O）一詞。這一則頌經文，因而提供讀者兩個重點，一是擁有雙主題，包括聖殿獻子與聖母的潔淨；二是『入聖殿』與『長子獻主』這兩幅敘事圖的關係，並不在於預表或是預告，而是有關聖家族與古代儀禮習俗的關係上。

在中央環圈右側『撒母耳聖殿獻主』一圖上，如前述，刻劃祭司撒母耳小時

²⁸ 拉丁釋文如下：Preceptum enim legis erat. q(uo)d mulier parie(n)s pu(eru)m primoge(n)itu(m) ip(su)m redimere debeat ove. Paup(er)es aut(em). que ovem h(abe)re no(n) pot(er)ant. duos turtures (aut) colu(m)bas p(ro) puero. Offere debe(b)ant (et) (hoc) p(ro) sua purificatio(n)e. q(uo)d gloriosa virgo adimplevit. quamvis purificari non indiguit.

²⁹ 引文參見：Perlove, Shelley; Silver, Larry (2009). *Rembrandt's Faith: Church and Templ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Penn State Press. p.191. Heido J. Hornik & Mikeal Carl Parsons, *Illuminating Luke: the infancy narrative in Italian Renaissance painting*. 2003, Harrisburg : Trinity, 200.

候，母親哈拿將他獻給天主的經過。獻主之後，撒母耳便一直跟隨祭司以利身邊，長大後，受主蒙召，成為以利的繼承人，且在以色列士師時期過渡到君王時期，成為最後一位士師。後，在撒母耳輔佐下，以色列人進入統一君王期盛世，為大衛油膏，後登基為王，奠定穩定政局基石。『撒母耳聖殿獻主』與『入聖殿』兩圖互動關係，在圖像上方頌經文如此寫道：

「我們在列王記第一章讀到，撒母耳母親哈拿，在分娩斷奶後，帶著兒子來到示羅，在會幕前獻給祭司以利。這個獻祭，預表著耶穌在聖殿獻主，由祭司西面執事承理³⁰。」

根據〈路加福音〉所記載，西面本人並非祭司，而是等待彌賽亞出現，一位公義又虔誠的人。因「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路加 2：26）因而瑪利亞與聖子來到聖殿時，西面一眼便認出耶穌救世主真實身份，從而快步做出恭迎的動作。認主之後，「西面給他們祝福，又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作毀謗的話柄，叫許多人心裡的意念顯露出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路加 2：34）頌經文中，稱呼西門，以祭司之名，因而並無不妥。撒母耳獻給天主，做為聖子入聖殿獻主的預表，也出自母親哈拿虔敬求子，終獲天主應允，與聖母聖靈受孕產子，咸來出自於天主眷顧與神的安排有關。

在中央環圈外沿 4 位《舊約》先知，分別是大衛王（DAVID）、瑪拉基（MALACH IAS）、撒迦利亞、西番雅，他們字捲軸上摘引文，以朱紅色抄錄在雙環外圈中，它們分別是：

³⁰ 拉丁釋文如下：LEgitur in p(ri)mo Regum, q(uo)d q(ua)ndo Anna, m(at)er samuelis. ip(su)m samuelem ablactavit. tunc obtulit e ū (m) sac(er)doti in sylo in tali fasciculo. Que oblatio bene p(re)figurabat oblat(i)one(m) d ū i (domini) in te(m)plo f(ac)tam symeo(n)i sac(er)doti. 頌經內文“列王記第一章”指今〈撒上〉。

「耶和華在他的聖殿裡。」(D(OMIN)US IN TEMPLO SANCTO SUO.) (詩篇 11：4)

「你們所尋求的主必要忽然進入祂的殿。」(VENIET AD TEMPLU(M) S(AN)CTUM SUU(M) D(OMI)N(U)S.) (瑪拉基 3：1)

「我來要住在你中間。」(ECCE EGO VENIO (ET) INHABITABO.) (撒迦 2：10)

「以色列的王—耶和華在你中間。」(LUX ISR(AE)L IN MEDIO TUI NON EXTIN(GUETUR).) (西番雅 3：15)

聖弗里安冊頁上引 4 句《舊約》先知引言³¹，前兩句呼應圖像主題，也便是聖殿做為天主人間居所，為神聖潔淨之地。後兩句引言，重點則放在信仰耶和華，引領祂的恩典上，整體具有光潔嘹亮，禮讚天主之意。4 位先知當中，瑪拉基、撒迦利亞、西番雅，首度出現，位在環圈下方左右。當中瑪拉基是《舊約》12 小先知之一，他所撰寫的〈瑪拉基〉一書含三章，具有歷史回顧色彩，討論神與以色列盟約的發展、以及祭司執事角色的變遷。《舊約》中，欠缺有關瑪拉基的相關記載，但因該書對耶穌降臨，做出預言，後世極為重視，納入經書，為《舊約》最後一書。撒迦利亞，則為西元前 5 世紀的先知，《舊約》〈撒迦利亞〉一書含 14 章，針對彌賽亞的描述，廣為《新約》作者互文挪用及引據，也深受歡迎。而西番雅，則是猶大王國末期一位貴族子弟，所屬時代約西元前七世紀，因

³¹ 《舊約》4 位先知字捲軸引文全節次，依序為：〈詩篇〉11：4 經文：「耶和華在他的聖殿裡；耶和華的寶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瑪拉基〉3：1 經文：「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要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撒迦利亞〉2：10 經文：「錫安城啊，應當歡樂歌唱，因為我來要住在你中間。這是耶和華說的。」〈西番雅〉3：15 經文：「耶和華已經除去你的刑罰，趕出你的仇敵。以色列的王—耶和華在你中間；你必不再懼怕災禍。」

猶大族約西亞在位之時，國內異神巴力崇拜十分猖獗，故發出猛烈的警告，並預言毀滅及懲罰，有戒惕作用。《舊約》〈西番雅〉一書，傳即出自西番雅之手。在圖像表現上，兩位年輕人在左，兩位年長者在右，帽飾及手勢各具有獨特性，尤其前者，處理慎重也仔細。伸手指向所屬的字捲軸，目光一律聚焦在中央環圈主圖像上，強調聖子耶穌敘事為主軸所在。

最後，本冊頁單元 3 評論短詩句，位在文字區塊的底層，一行排開寫道：

「母親產子，來自男人，因奉獻而潔淨。」(Semine fecundas mat(re)s facit hostia mundas.)

「勿需服從的貞女，仍服從律法。」(Cui nil debebat virgo i(us) legis ageb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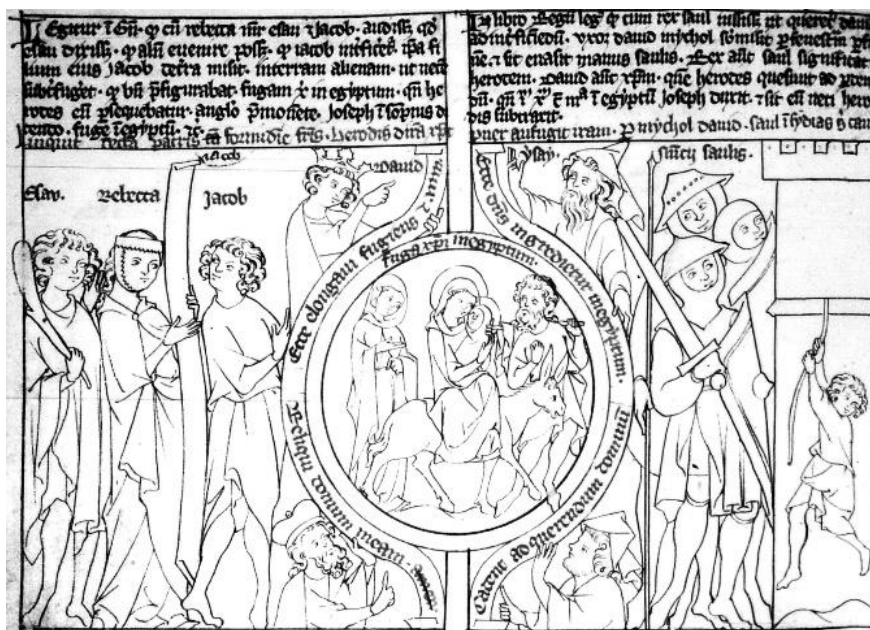
「基督，你是入聖殿的新生兒。」(Te(m)plo te xpe (Christe) p(rae)sens nat(us) notat iste.)

這三句短詩，依序排列在冊頁『長子獻主』、『入聖殿』、『撒母耳聖殿獻主』3 敘事圖的上方，整體上，引人注意的是第一則短詩句，在長子獻主及婦女潔淨兩主題，往後者傾斜；第 3 則短詩，則無關撒母耳的獻主，反倒是對耶穌『入聖殿』的描述。至於第 2 句，則意指聖靈受孕聖母瑪利亞，產後童貞，無須潔淨，但遵從古儀禮律法，回應前上方頌經文所寫，“榮耀貞潔的瑪利亞，無需潔淨，也完成履行祭獻儀式”。

聖弗里安本則冊頁的敘事單元，涉入古猶太人傳統習俗承傳的議題。不過，同屬古猶太人嬰兒禮，在出生 8 天之後進行割禮，聖弗里安卷帙略過，未做處理，

引人注意。其次，則是摩西接受神諭，立下長子獻主的儀禮，這個經過非關預表論思維，為古代儀禮習俗本身視覺的可見化，在冊頁上自成一格，在此做一強調。

5 『逃亡埃及』



圖五：『逃亡埃及』冊頁單元（左側『雅各的逃亡』、右側『大衛的逃亡』），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

《新約》〈馬太福音〉第2章寫道：東方三賢士離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裡，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馬太2：13）。這是聖弗里安第5冊頁單元耶穌生平敘事的主題：「耶穌基督逃亡埃及」（FUGA (CHRISTI) IN EGYPTUM），如繕寫在環圈內框正上方。左右兩側配置的《舊約》敘事圖，左為『雅各的逃亡』（創世27：42-43）（德：*Rebekka warnt Jakob vor Esau*；英：*Rebecca sends Jacob to Laban*）、右為『大衛的逃亡』（撒下19：11-12）（德：*David flieht vor den Schergen Sauls*；英：*David fleets from Saul*），環圈外沿《舊約》4位先知半身肖像，分為大衛（DAVID）、耶利米、以賽亞（YSAY）、與何西阿，共同集結組成本單元的視覺圖像。

『逃亡埃及』（德：*Flucht nach Ägypten*、英：*Flight into Egypt*），做為聖弗里安本單元主圖像，刻劃如上引經書記載，聖家族為了逃避希律王下令弑嬰暴行，在天使指示下，漏夜逃亡埃及的經過。在圖像上，中間橫向跨畫面的，是一頭昂首闊步前行的驢子，緊摟著聖子的聖母瑪利亞，以側坐姿勢騎在其上，面容表情憂心忡忡。前頭領路，是蓄鬚年邁的約瑟，肩扛行囊，但脈脈回頭關照妻小。另一端，還有一位隨伺婦人在後，整體畫幅表現略嫌擁擠，聖母聖嬰頭戴聖光圈與約瑟行囊相連，所餘空間有限，然場景不失莊嚴隆重，尤其驢子側面昂首前行，姿態雄起駿逸，十分搶眼。

配置聖家族『逃亡埃及』左右的《舊約》對應圖，也刻劃命運坎坷，耶穌第 3 代、第 14 代先人（馬太 1：1-6）兩段逃亡落難敘事；左邊為『雅各的逃亡』，右邊是『大衛的逃亡』，文本分別擷取自舊約《創世記》（27:42-43）與《撒母耳上》（19:11-12）書卷經文。

左側『雅各的逃亡』一圖，描繪著名亞伯拉罕孫子，後更名為以色列的雅各（JACOB）以一碗豆子湯，騙取了哥哥以掃（ESAV）的長子權。之後，在母親利百加（REBECCA）一旁謀計下，再得到父親以撒的祝福。惟哥哥誓言報仇，母親獲悉，便速令雅各潛逃避開兄長的謀害。在『雅各的逃亡』圖像上，母親利百加居中，將以掃及雅各兩個兄弟隔開，3 人修長站姿表現，都是一襲長衫，垂地或露小腿。利加百手中長條字捲軸上經文未做抄繕，比對其他抄本同場景，內文應為：「你哥哥以掃想要殺你，報仇雪恨。」（創世 27：42）這也是交代雅各逃亡的起因。左邊緊隨母親身後的以掃，則手持短棍，示意殺機四伏的威脅。兄弟反目成仇，在亞當之子，該隱與亞伯之間，業曾發生，這次再次搬演，好在雅各身負重責，為天主所揀選，得以成功逃過一劫。在圖像上方，文本區頌經文就此寫到：

「我們在創世記 27 章讀到，以掃、雅各的母親利百加，聽到以掃說，在適當時機殺死雅各，她便差遣雅各遠走他鄉，逃出死劫。這正預表，耶穌逃亡埃及，因希律王要謀害祂。天使在夢中，跟約瑟先前預警，一家人逃往埃及，住在那，等我吩咐³²。」

聖家族『逃亡埃及』與『雅各的逃亡』跨新、舊兩約的關係，屬於情境韻 (Situationsreime) 示的預表，一如《14 世紀貧窮人聖經手繪本》一書作者 Gerhardt Schmidt 所歸納的，也是《貧窮人聖經》「最常出現的比對型預表，建立在行動者主角或外在情境的相似性上。」(Bei weitem am haeufigsten beruhen seine typologischen Vergleiche auf einer auesseren Aehnlichkeit der Situationen bzw. der handelnden Hauptfiguren.) (Schmidt, 1959, S.98)

在中央環圈右側『大衛的逃亡』一作中，則刻劃大衛功高過主，遭國王、也是丈人掃羅 (SAULIS) 派兵捉拿的經過。雖然掃羅將次女米甲 (Micah) 許配給了大衛，但因畏懼大衛日益茁壯，處心積慮欲除之為快。這次再派士衛前往捉拿大衛，如經上所載：「掃羅打發人到大衛的房屋那裡窺探他，要等到天亮殺他。」

(撒母上 19:11) 好在米甲事前獲悉，便對他說：「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殺。」(撒母上 19:11) 大衛漏夜便從樓塔窗戶垂繩潛逃，躲過一劫。在圖像上，構圖以筆直縱向一根長茅在左、一座高聳城堡在右，將畫幅均分為二，幾何處理色彩頗濃。前來逮捕大衛的，計有 3 名士兵在畫幅左方，他們一身軍戎，手握或矛、或刀、及盾牌，來勢洶洶。一座密閉雙層塔樓在右，雙手引繩垂吊而下的，正是大衛，不過造形外觀猶若孩童，比例處理限縮，不過雙腳懸空，驚險萬分。該圖像上方頌經文寫到：

³² 拉丁釋文如下：LEgitur i(n) G(e)n(esi) q(uo)d c ū (m) rebecca m(ate)r esau (et) jacob audisse(t). q(uo)d esau dixiss(e)t. q(uo)d ali(qua)n(do) evenire poss(et). q(uo)d jacob int(er)fic(er)et(ur). Ip(s)a filium eius jacob (de) terra (sua) misit in terram alienam. ut nece(m) subf(er)fug(er)et. q(uo)d b(e)n(e) p(re)figurabat. fugam x (christi) in egyptum. q(ua)n(do) herodes eu(m) p(er)sequebatur. Ang(e)lo p(re)mone(n)te. joseph i(n) so(m)pnis dicendo. fuge i(n) egyptu(m) ic (et) cetra).

「我們在撒母耳上 19 章讀到，掃羅差遣僕人四處尋找大衛，要置他於死地。大衛妻子米甲，用一根繩子將大衛從窗口垂下，讓他躲過掃羅的謀害。掃羅王預表希律王，大衛預表耶穌。約瑟帶著耶穌及瑪利亞亡命埃及，遠離倒行逆施，希律王的殺戮³³。」

這一則頌經文，跟上一則頌經文，同屬於情境韻的預表論結構，建立在大衛是耶穌的先人，兩人生命咸受到立即性當下威脅，亦“行動者主角或外在情境的相似性上”。聖家族舉家漏夜逃離伯利恆，則因天使指示：猶太人國王「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的男孩，、、、，凡兩歲以裡的，都殺盡了。」（馬太 2：16）希律王慘絕人寰的弑嬰暴行，欲將耶穌去之而快，《舊約》雅各及大衛亦然，雅各為兄長以掃所威脅，大衛為國王丈人掃羅追殺，3 人咸遭性命不保，存亡旦夕險惡局勢，再加上雅各及大衛，都是耶穌的先人，基於生命軌跡共振下，聖家族『逃亡埃及』上溯銜接族譜源流關係，十分貼切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對於冊頁單元這 3 幅敘事圖，聖弗里安做了文本的註腳，三句評論短詩，以硃紅字，寫在上方文字區的底層：「畏懼兄長，他離開父王的家舍。」（*Linquit tecta patris causa formidi(n)e fr(atr)is.*）、「耶穌聖子，隱於希律王的怒火。」（*Herodis diram xp (christus) puer aufugit iram.*）、「因米甲解圍，大衛逃脫掃羅陷阱。」（*P(er)mychol david saul insidias s(ibi) cavit.*），分別針對『雅各的逃亡』、『逃亡埃及』、『大衛的逃亡』，冊頁 3 幅視覺敘事圖像，做一註腳，以利讀者對於圖像主題，透過文本即了然於心。

³³ 拉丁釋文如下：IN libro Regum leg(itur) q(uo)d cum rex saul iussiss(et) ut qu(er)eret(ur) david ad int(er)ficie(n)du(m). uxor david mychol s(u)bmisit p(er) fenest(ra)m p(er) fune(m). (et) sic evasit manus saulis. Rex aut(em) saul significat herodem. David aut(em) xpm (christum). que(m) herodes quesivit ad p(er)dendu(m). q(ua)n(do) x (jesum christum) c(um) (Maria) in egyptu(m) joseph duxit. et sic eu(m) neci herodis subtraxit.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第五則敘事冊頁上，4位《舊約》先知分別是大衛、耶利米、以賽亞、及何西阿。他們外觀造形不一，以半身肖像且面朝環圈主圖像，做處理。其中右上以賽亞，目光朝上，張開雙手，右手指天，左手握下方字捲軸外框，威權色彩濃厚，也為聖弗里安冊頁，先知首度出現的姿態。摘引自他們經書的引言如此寫的³⁴：「我必速速逃到避所。」(ECCE ELONGAVI FUGIENS (ET)) (詩篇 55：8)

「我離了我的殿宇。」(RELIQUI DOMUM MEAM. AMEN)
(耶利米 12：7)

「看哪，耶和華乘駕快雲，臨到埃及。」(ECCE D(OMI)N(U)S INGREDIETUR IN EGYPTUM) (以賽亞 19：1)

「他們必去尋求耶和華。」(CARENT (recte: Vadent) AD QUERENDUM DOMINU(M))
(何西阿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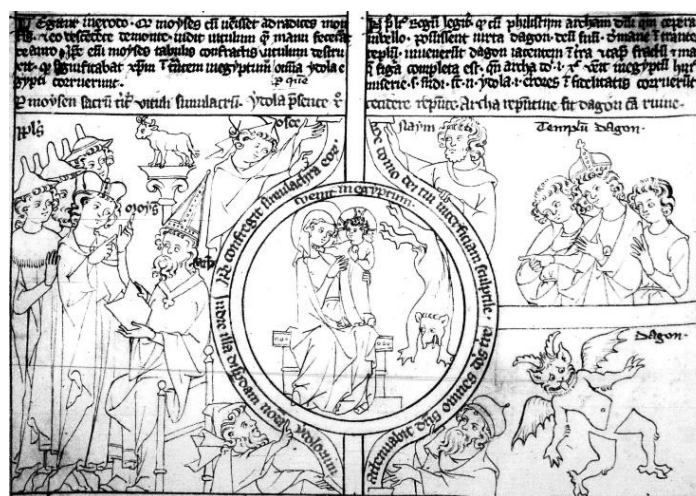
這4句先知引言中，左側上下，取自〈詩篇〉及〈耶利米〉書卷的兩句引言，在聖弗里安聖家族『逃亡埃及』冊頁環境下，表述在希律王弑子惡法明令下，聖家族走避埃及，發聲者為聖子與聖父的合體。後兩句，環圈右側的〈以賽亞〉與〈何西阿〉引言，則是前者，對於耶和華聖父降臨埃及的描述，可擴充至於聖子。後者，循此則為勾勒，耶穌君臨埃及，為眾人帶來解救的希望，這4句捲軸上引句，咸具有《舊約》對《新約》預表的涵義。從4位《舊約》先知經文原脈絡看，則

³⁴ 〈詩篇〉55章8節：「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脫離狂風暴雨。」〈耶利米〉12章7節：「我離了我的殿宇，撇棄我的產業，將我心裡所親愛的交在她仇敵的手中。」〈以賽亞〉19章1節：「論埃及的默示：看哪，耶和華乘駕快雲，臨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戰兢；埃及人的心在裡面消化。」〈何西阿〉5章6節：「他們必牽著牛羊去尋求耶和華，卻尋不見；他已經轉去離開他們。」

〈詩篇〉詞藻為一祈禱頌，祈求神在敵人無情打擊下，給予眷顧，在死亡威脅下，得以脫困。（Quentin F. Wesselschmidt, ACCS, 2007, 18-21）一如經書寫：「但願我有翅膀像鴿子，我就飛去，得享安息。我必遠遊，宿在曠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脫離狂風暴雨。」（詩篇 55：6-8）〈耶利米〉書卷中的引言，則為先知向天主理論：「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呢？大行詭詐的為何得安逸呢？」（耶利米 12：1）而神以自身本尊譬喻，告知先知，世間眾叛親離，廟宇棄置，惟懲罰不久即將到來。（Dean O. Wenthe, ACCS, 2009, 103-104）

至於環圈右上的引言，依〈以賽亞〉書卷所載，為先知以賽亞論及埃及時，所獲默示，他說：「看哪，耶和華乘駕快雲，臨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戰兢；埃及人的心在裡面消化。」（以賽亞 19：1）（Steven A. McKinion, ACCS, 2004, 134-137）最後，環圈下方字捲軸〈何西阿〉經書的引言，全段落為：「他們必牽著牛羊去尋求耶和華，卻尋不見；他已經轉去離開他們。」（何西阿 5：6）屬先知何西阿，對倒行逆施肆行殺戮者的一句預言，子民未來自當回心轉意，重返耶和華的信仰。（Alberto Ferreiro, ACCS, 2003, 24-25）

6 『聖家族在埃及』



圖六：『聖家族在埃及』冊頁單元（左側『摩西搗毀金牛』、右側『約櫃前大衮落地斷臂』），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第 6 則敘事單元，如環圈內所寫，為耶穌「祂進入埃及」（VENIT IN EGYPTUM），所刻劃主題，是聖家族經天使指示下，進入埃及，在地神殿中偶像，自行墜毀解體的經過，亦稱『聖家族在埃及』（德：*Sturz der Götzenbilder in Ägypten*、英：*Destruction of the idol Dagon in Egypt*）。配置耶穌主圖像環圈左右的，為兩則《舊約》圖，左為著名『摩西搗毀金牛』（德：*Mose zerstört das goldene Kalb*、英：*Moses Destroys the Golden Calf*）、右為『約櫃前大衮落地斷臂』（德：*Zerstörung des Götzen Dagon*、英：*Dagon falls from the Ark*）。

這 3 幅視覺圖像主題，聚焦邪不勝正，異教神祇，在神君臨之下，自行滅絕毀棄。在環圈外沿 4 角的《舊約》先知，左上及下、右上及下，依序為何西阿(OSEE)、撒迦利亞、那鴻、西番雅等四位先知肖像圖。

擷取自 7 世紀初成書《偽馬太福音》（*The Gospel of Pseudo-Matthew*）一書的『聖家族在埃及』，再現該書第 23 章上所寫：「在萬福聖母帶著聖子進入神廟時，所有的偶像跌落墜地，面朝下，碎片散落一地³⁵。」（Hans-Josef Klauck, *The Apocryphal Gospels*, 78）這即為聖弗里安冊頁處理表現的情景。在中央環圈上，聖母瑪利亞懷抱聖子挺胸筆直坐在寶座上，聖子端然站在母親身上，伸出右手撫觸母親臉頰，左手中握著一只蘋果，代表世人原罪去除的象徵。他們頭戴聖光圈，展示非凡身份。在他們一旁畫幅的右側，有一隻龐然神奇異獸，失足墜地翻滾下來。聖子與聖母並未轉身回看，意表聖家族君臨埃及，「只需在場」（being present）（Tarald Rasmussen, 89）足以展現神力，摧毀異教神祇偶像。在《貧窮人聖經》後來其他抄本中，『聖家族在埃及』一圖中，異教偶像多安置在一根高聳石柱上；聖弗里安繪本，則選擇異教神獸墜地瞬間，倒懸空中的情景來做處理，十分生動，

³⁵ 引言英文：when the most blessed Mary went into the temple with the little child, that all the idols prostrated themselves on the ground, so that all of them were lying on their faces shattered and broken to pieces.）取自網頁 <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0848.htm>（最後瀏覽日期：2017/05/13）

也反映中古繪者及觀者，對於異教偶像遭神明搗毀，偏好做獸物化的處理，有著想像空間與高度興趣。（Michael Camille，1989，73-128）

『聖家族在埃及』左側的『摩西搗毀金牛』《舊約》圖像，為家喻戶曉，西奈山上摩西（MOY (SE)S）取得十誡律法，下山回營區時，看到祭司弟弟亞倫（AARON）跟族人（P(O)P(U)L(U)S），製作一頭偶像金牛崇拜的經過。這裡，聖弗里安抄本繪圖者也十分獨特，跟《貧窮人聖經》後來抄本處理不同，將場景對焦在摩西與亞倫的對話上，並非摩西看到金牛，「便發烈怒，把兩塊版扔在山下摔碎了」（出埃 32：19）的景緻。在圖像上，蓄著長鬚及胸、頭戴祭司尖頂帽的亞倫，以坐姿表現，在他身後一根多利式石柱上，則是那頭屹立其上的金牛偶像。摩西則在左，來到他的面前，比劃手指斥責說道：「這百姓向你做了甚麼？你竟使他們陷在大罪裡！」（出埃 32：21）摩西身後有 5 名利未族人，因摩西後接著說：「凡屬耶和華的，都要到我這裡來！於是利未的子孫都到他那裡聚集。」（出埃 32：26）在這幅圖像上，摩西以年輕人外觀造形表現，與傳統圖像中，摩西咸以蓄鬚長者的處理不一，也跟先前聖弗里安第 2 則主圖像，耶穌誕生敘事中，『摩西與火荊棘』一作，摩西長者的造形有別。關於這幅《舊約》圖像，跟環圈主圖像『聖家族在埃及』之間的關係，上方頌經文是這樣寫的：

「我們在創世記中讀到，摩西來到西奈山下，獨自一人上山領取十誡。在任務完成下山後，摩西看到亞倫塑造一頭金牛偶像。他便放下十誡，搗毀擊碎那隻金牛。這個事件，預表耶穌進入埃及，那裡的偶像一一墜落在地³⁶。」

摩西斥責亞倫鑄造金牛偶像，如〈出埃及〉經書所載，不單“打碎搗毀那隻

³⁶ 拉丁釋文如下：LEgitur in Exodo. quod moyses cu(m) ve(n)isset ad radices montis (et) eo desce(n)de(n)te de monte. vidit vitulum. q(ue)m manu fecera(n)t de auro. Ip(s)e eni(m) moyses tabulis confractis vitulum destruxit. q(uo)d bene significabat xpm (christum) i(n)t(ra)ntem in egyptum. om(n)ia ydola egypti correuerunt.

金牛”，且將它「用火焚燒，磨得粉碎」（出埃 32：20）在頌經文上面所寫，摩西他“搗毀擊碎那隻金牛”，且“放下十誡”石版，這跟經書記載：「摩西挨近營前就看見牛犢，又看見人跳舞，便發烈怒，把兩塊版扔在山下摔碎了。」（出埃 32：19）不盡相同。摩西搗毀金牛偶像，與埃及偶像墜落散碎，另一個殊異處，則在偶像的墜落，主動或被動性上。在埃及顯神蹟的耶穌聖子身份獨一無二，屬於前者，摩西則需投入動手，予以扼阻。

搭配『聖家族在埃及』主圖像的另一件《舊約》敘事作品『約櫃前大袞落地斷臂』，也是一段跟異教偶像有關的圖像。取自於『撒母耳』上的經文記載，主要描繪以色列人遭非利士人打敗後，神的約櫃，遭到強佔，運回非利士國境大袞廟中。但接連兩天，廟中大袞神像，卻一再詭譎墜地解體。一如經書所述，「次日清早起來，見大袞仆倒在耶和華的約櫃前，臉伏於地，並且大袞的頭和兩手都在門檻上折斷，只剩下大袞的殘體。」（撒下 5：4）在圖像中，以色列神的約櫃聖物本身並未現身，繪圖者相反，將畫幅版面，分上下兩欄來做處理。下方是非利士人神明大袞，一隻展翅雙角獸面的怪獸，它懸浮空中，下半身呈肢解碎裂狀，栩栩如生，處理生動。上方則是三名以色列人，親臨敵營災難現場，包括頭戴王冠當時的以利王，見證“耶和華的約櫃”神力無邊，置異教偶像於死地。圖像上方的頌經文就此寫道：

「我們在列王記第一章讀到，非利士人將耶和華天主的約櫃，在豪取強奪下放到他們神明大袞旁。次日清早，進到神廟的人，看到大袞摔墜地上，雙手脫臼解體。這個事件在萬福瑪利亞帶著耶穌進入埃及時，也實現了。因為埃及偶像紛紛墜落。這表示，耶穌來到遭受蹂躪的人民中，異教信仰偶像便搗毀了³⁷。」

³⁷ 拉丁釋文如下：IN p(rimo) l(ib)ro Regu(m) legit(ur) q(uo)d cu(m) philistim archam d ū i (domini) q(ua)m cepera(n)t in bello. possuissent iuxta dagon. deu(m) suu(m) d(e) mane i(n)trantes i(n) te(m)plu(m).

基於耶和華約櫃的現身，異教神祇大衮墜落倒地不支解體，這與聖弗里安主圖像『聖家族在埃及』敘事，透過聖子耶穌現身，讓異教神祇法力殆盡，自行銷毀，有異曲同工之效。聖子與約櫃的排比，兩相對照呼應，十分貼切。在意含上，也較『摩西搗毀金牛』一圖中，異教偶像經由摩西下令搗毀鑄熔，更凸顯聖子與約櫃在場的法力無邊。（Tarald Rasmussen, 89）頌經文藉此，便為『聖家族在埃及』一圖，及其左右《舊約》『摩西搗毀金牛』與『約櫃前大衮落地斷臂』兩圖，其間底層密契預表關係，做了跨兩約的闡述。

在上方文本區的最後一行上，針對 3 幅敘事圖像也有著 3 句簡短詩文，它們寫到：「摩西憤怒搗毀金牛偶像」（P(er) moysen sanctum ter(itur) vituli simulacru(m).）、「聖子面前，偶像碎裂。」(ydola p(re)sente x (christo) cecidere repente.)、「大衮在約櫃前瞬間搗毀。」(Arca repentine fit Dagon ca(usa) ruine.) 意涵清晰淺白，為聖弗里安冊頁『摩西搗毀金牛』、『聖家族在埃及』、『約櫃前大衮落地斷臂』3 敘事圖，做一提綱式的描述，提供閱讀者，對於圖像主題有一當下的掌握。

針對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第 6 則敘事單元，中央環圈外沿眾星拱月的 4 位《舊約》先知，引進 4 幅字捲軸經文，也繼續就基督教搗毀偶像議題發聲，並強調一神論獨尊天主的信仰：

「耶和華必拆毀他們祭壇，毀壞他們柱像。」(IP (S)E CONFREGIT SIMULACHRA EOR (UM)) (何西阿 10：2)

「那日，我必從地上除滅偶像的名。」(IN DIE ILLA DISP (ER)DAM NO

inveneru(n)t dagon iacentem in t(er)ra (et) cap(ut) fractu(m) (et) man(us). q(ue) fig(ur)a completa est. q(ua)n(do) archa do(min)i. x (christus) ve(n)it egyptu(m) hui(us) miserie s(eu) m(un)di. t(un)c (om)n(ia) ydola. i(d) (est) erores i(n)fidelitatis corrueru(n)t.

(ST)RA YDOLORUM) (撒迦 13:2)

「我必從你神的廟中除滅雕刻的偶像。」 (DE DOMO DEI TUI
INTERFICIAM SCULPTILE) (那鴻 1:14)

「他必叫世上的諸神瘦弱。」 (ATTENUABIT D(OMI)N(US) OMNES D
(E)OS T(ER)RE) (西番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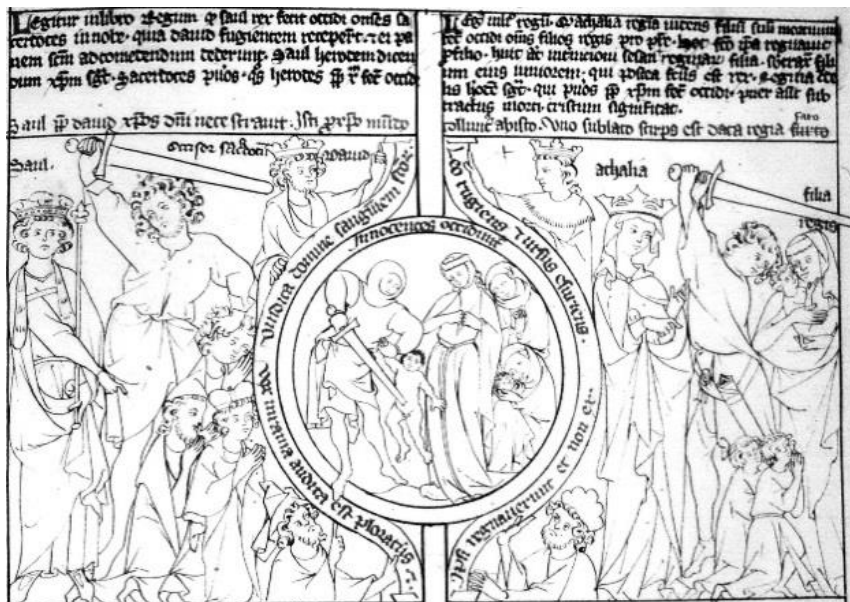
出自何西阿、撒迦利亞、那鴻、西番雅，4位《舊約》先知書卷的上面引文³⁸，擲地有聲，也具訓誡與震懾效益；咸為先知代言，轉述耶和華聖言所說的話。當中，先知何西阿，出自以色列北國；西番雅為猶大國末期先知，他們當時異教神祇是巴力神。後面，撒迦利亞與那鴻兩位先知，則為稍晚西元前6、7世紀的人。他們經書引文，分別預告有關亞述王朝首都尼尼微的傾覆滅絕、以及閃族摩押人(Moab)與亞捫人(Ammon)多神信仰，包括摩押人主神基抹(Chemosh)的沒落及衰亡。

在〈連接文藝復興與中世紀：貧窮人聖經的文體與解經涵義〉(*Bridging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Biblia Pauperum, their Genre and Hermeneutical Significance*)一文中，作者 Tarald Rasmussen 提到，在『聖家族在埃及』冊頁單元先知的字捲軸當中，還有一句出自〈以賽亞〉19章1節：「論埃及的默示：看哪，耶和華乘駕快雲，臨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戰兢；埃及人的心在裡面消化。」(以賽 19:1)雖並未納入其中，但經文裡，耶和華「祂搗毀偶像」

³⁸ 這4則先知引言全部原章節內文為：「他們心懷二意，現今要定為有罪。耶和華必拆毀他們的祭壇，毀壞他們的柱像。」(何西 10:2)「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我必從地上除滅偶像的名，不再被人記念；也必使這地不再有假先知與污穢的靈。』」(撒迦 13:2)「耶和華已經出令，指著尼尼微說：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後；我必從你神的廟中除滅雕刻的偶像和鑄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歸於墳墓。」(那鴻 1:14)「耶和華必向他們顯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諸神瘦弱。列國海島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西番 2:11)

(he destroyed idols) (Tarald Rasmussen, 89) 未必不符合冊頁的需用³⁹。如此，異教神祇，從聖父到聖子，則有一相得益彰，完美的轉移。

7 『希律王弑殺幼兒』



圖七：『希律王弑殺幼兒』冊頁單元（左側『掃羅令殺祭司』、右側『亞他利雅毀滅王室』），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

聖弗里安第 7 則耶穌童年敘事為「弑殺無辜」(INNOCENTES OCCIDUNT)，書寫於環圈內框上方。主題刻劃希律王畏懼聖子崛起，下令殺害伯利恆兩歲以下的新生兒，以鞏固政權，題名亦稱『希律王弑殺幼兒』（德：*Bethlehemitischer Kindermord*、英：*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兩幅環圈左右、搭配的《舊約》圖像，左為『掃羅令殺祭司』（德：*Saul lässt die Priester töten*；英：*Saul beheads all the priests*）、右為『亞他利雅毀滅王室』（德：*Atalja lässt die Kinder des Königs*

³⁹ 『聖家族在埃及』冊頁擱置〈以賽亞〉19 章 1 節經文，非編纂者不察，主應為避免重覆；這則引言，在前『逃亡埃及』冊頁單元上業做使用。從內容意涵上看，以賽亞經文後半段“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戰兢”，確實可無縫嵌合，如 Tarald Rasmussen 所言。另，以賽亞此段經文，武加大版中為“... movebuntur simulacra Aegypti a facie eius.”；英譯則有兩版本：一為 and the idols of Egypt shall be moved at his presence，一為 The idols of Egypt will tremble at his presence，內文引合和中譯，據後者而來，做一註明。至於 Tarald Rasmussen，從“shall be moved”譯為“destroyed”，來自於基督教早期教父的詮釋，參見 Steven A. McKinion, ACCS, (2004), 頁 134-137。

erschlagen；英：Athalia has the Princes slain）。沿環圈外框，4位《舊約》先知，依序左上左下、後右上右下，分為大衛王（DAVID）、耶利米、所羅門王、何西阿等半身肖像圖。

聖弗里安這一則敘事，對焦在暴君濫殺無辜，並且揭糞聖子遭忌，非比尋常的身份背景上。在中央環圈畫幅上，主敘事圖『弑殺無辜幼兒』，為耳熟能詳，眾所周知希律王弑殺幼兒的情節。一位穿著甲冑的士兵在畫幅左側，以正面處理，一手猛烈拎起孩童手腕，一手持劍，朝向孩童肚腹刺下。孩童的母親，捶胸頓足，站在一旁，雙手剖胸開腹，露出不忍卒睹表情。畫面右邊有兩位婦女，一站一蹲，前者交握雙手在胸，後者緊摟著親生骨肉，呈生離死別的傷慟，反映慘絕人寰的殘暴苛政。對此，早期基督教教父主張，此為第一批因基督而犧牲的殉道者。（Manlio Simonetti，ACCS，2001，34-35）

這段記載在〈馬太福音〉2章13至21節的敘事，具有耶穌「真命天子」的象徵以及預言色彩。聖子誕生，將為「猶太人之王」，希律王恐王位不保，因而心生畏懼，「差人將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著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裡的，都殺盡了。」（馬太2：16）

在『希律王弑殺幼兒』左右兩則《舊約》對應敘事圖上，同樣是攸關政權，鎮壓異己的殺戮主題。左側為摘自〈撒母耳記上〉22章的『掃羅令殺祭司』一作，刻劃掃羅王為阻斷大衛登基繼位，進而遷怒眾臣，將信奉耶和華的祭司一一趕盡殺絕的經過。另一則敘事圖為『亞他利雅弑滅王室』，取自〈列王紀下〉11章，描繪出生北以色列國，猶大國皇后亞他利雅（Athaliah），為奪取王位，殲滅王室子裔的視覺表現。這3幅敘事圖像，分享暴力殺戮場景，三把揮舞大刀の劊子手在冊頁上，十分醒目，揭示權力爭奪下，遷怒無辜，不幸成為犧牲品的主題。

從視覺圖像表現看，環圈左側『掃羅令殺祭司』一作，為手持權杖、頭戴王冠的掃羅（SAUL），嚴厲冷峻，伸出右手，下令一旁捲髮虬鬚持刀劊子手，將曲捲在右下角 3 名宮中祭司，予以趕盡殺絕，一如經文所載：「王就吩咐左右的侍衛說：『你們去殺耶和華的祭司；因為他們幫助大衛，又知道大衛逃跑，竟沒有告訴我。』」（撒母上 22：17）圖像上，拉長體姿做戲劇性處理的劊子手，位居畫面中間，為以東人多益⁴⁰（Doeg the Edomite），因「王吩咐多益說：你去殺祭司吧！以東人多益就去殺祭司。」（撒母上 22：18）他一手擒捉一名祭司髮髻，另一手舉起大刀，斃命般的砍下。背對著掃羅王，3 名殉道祭司，雙手合十，做祈禱狀。根據〈撒母耳上〉的記載，掃羅令聲一下，前後殺死 85 位祭司之多。不過，聖弗里安冊頁圖繪者，繪製下的犧牲者，頭上或戴尖頂帽、或雙葫帽，並未做成祭司外觀造形的處理。在圖像上方頌經文是如此寫道：

「在列王記中我們讀到，掃羅讓挪伯所有祭司一一趕盡殺絕，因為他們收留大衛，以聖食接濟他。掃羅預表希律王，大衛預表基督，祭司預表因基督之故，被希律王弑殺的嬰兒⁴¹。」

大衛王與耶穌生命軌跡重疊，如上頌經文所示，在處心積慮，陷害大衛的掃羅王，如同希律王對聖子的畏懼，嫁禍弑嬰，掃羅也遷怒挪伯祭司，殃及無以數計的無辜。其間共通處，十分顯而易見。從預表思維看，不單大衛是耶穌的預表，整批次中所涉其他人物，如“掃羅預表希律王”，遭殺害的祭司預表“被希律王弑殺的嬰孩”，也含預表之意⁴²。

⁴⁰ 基督教早期教父奧古斯丁從字源學看，指出「以東人多益」中「以東人」為「屬地」之意、「多益」為「移動」之意，因而「以東人多益」適與天主所眷顧，屬天的大衛王，形成對立。屬天、屬地的思維，來自奧古斯丁著名雙子城概念。參見：John R. Franke, ACCS, (2005), 頁 299。

⁴¹ 拉丁釋文如下：LEgitur in libro Regum q(uo)d saul rex fecit occidi om(n)es sacerdotes in nobe. quia david fugientem receper(un)t (et) ei panem s(an)c(tu)m ad comedendum dederunt. saul herodem dicendum. xpe (christum) s(i)g(nifica)t sacerdotes pu(er)os. qo(uo)s herodes p(ro)p(ter) x (christum) fec(it) occid(i).

⁴² 大衛做為耶穌的預表，建立在耶穌為「大衛之子」上，最早出自〈馬太福音〉。晚近學者則指出，「馬太福音對於預表及其實現，做所強調，但未表明相信，舊約預言，前瞻性的指向耶穌；

中央環圈右側『亞他利雅弑滅王室』圖像，勾勒出生南猶大國王后亞他利雅（ATHALIA），在兒子亞哈謝過世後，奪權竄位，剿滅王室的經過。但「亞哈謝的妹子約示巴，將亞哈謝的兒子約阿施從那被殺的王子中偷出來，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臥房裡，躲避亞他利雅，免得被殺。」（列下 11：1）《新約》〈馬太福音〉在耶穌系譜中，雖未納入約阿施（Jehoash），但他屬於耶穌直系先人之一。這位皇太子（FILIA REGIS）在姑姑約示巴（Jehosheba）庇護 7 年之後，在耶和華聖殿，由「祭司領王子出來，給他戴上冠冕，將律法書交給他，膏他作王。」（列下 11：12）

『亞他利雅弑滅王室』一圖，在構圖人物設計上，與左側『掃羅令殺祭司』雷同，也是行刑者居中，發號司令者在左，待宰割的犧牲者在右。王后亞他利雅顯赫筆直的站立在左，一身襲地長衫，身姿綽約，頭巾上戴著王冠，線條運用哥特風格做表現。身前是揮舉大刀行刑者劊子手，劍鞘披掛在身，大動作扭轉的體勢頗大，集中於斬砍的當下，聚焦在兩名王室幼兒上。前來救援的姑姑約示巴在畫面右側，也以站姿表現，懷中緊緊抱著一歲大的約阿施，上方特別寫出他的身份：王國之子（FILIA REGIS）。約阿施做為大衛王的後裔，險遭祖母亞他利雅所滅絕。（Marco Conti & Gianluca Pilara, ACCS, 2008, 191-192）後建立猶大王國亞哈王朝（Ahab），治理期在西元前 9 世紀中葉。『亞他利雅弑滅王室』一圖跟『希律王弑殺幼兒』主圖的互動關係，在上方頌經文中如此寫的：

「在列王記中我們讀到，亞他利雅王后喪子後，將王所有子裔趕盡殺絕，自己登基為王。公主約示巴，但從屠殺的王子中，救出一位，後立為王。殘暴王后預表希律王，因基督之故，希律王弑殺幼兒；那位脫困不死的男孩，預

而是在運用舊約預言上，展現對於預言，一種回顧性的理解，且在過去實現的預言中，有一種耶穌的關係。」（The typological fulfillment highlighted by Matthew does not indicate a belief that the OT prophecies were prospectively pointing to Jesus. Rather, their use of the OT prophecies displays a retrosp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hecies an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st fulfillment of that prophecy with Jesus.）（H. Daniel Zacharias, 2016, 15）

表耶穌基督⁴³。」

這段頌經文言簡意賅的，將『亞他利雅弑滅王室』跟耶穌生平主圖『希律王弑殺幼兒』做了互動關係的連結。王儲約阿施因公主救援，全身而退，對應到耶穌與聖家族，也逃離希律王的毒手。亞他利雅，做為希律王的預表，出自手段殘忍，爭權奪利下，大肆殺害皇族子裔，或陷害無辜嬰兒，兩人咸為負面及邪惡樣板。此外，約阿施也為耶穌先人之一，具有底層家族系譜互動基礎。

在頌經文下方，聖弗里安冊頁文本區，繕寫共 3 句短詩文，一行排開，它們如此寫道：「掃羅讓受膏的大衛遭逢迫害。」(Saul p(ro)p(ter) david xps (christos) do(min)i nece stravit.)、「因聖子之故，世間嬰孩遭殺害。」(Isti pro po (christo) mu(n)do tollunt(ur) ab isto.)、「皇室鬥爭中唯一人倖存。」(Uno sublato stirps est data regia furto.) 針對冊頁 3 幅敘事圖像：『掃羅令殺祭司』、『希律王弑殺幼兒』、『亞他利雅弑滅王室』做了提示摘要性註腳。此外，在中央環圈外沿，4 位在場的《舊約》先知，共襄盛舉，以字捲軸經文，發出不同面向的聲音，他們字捲軸上分別寫道：

「伸你僕人流血的冤。」(VINDICA DOMINE SANGUI (N)EM STO)

(詩篇 79：10)

「在拉瑪聽見號咷痛哭的聲音。」(VOX IN RAMA AUDITA EST PLORATUS) (耶利米 31：15)

⁴³ 拉丁釋文如下：Leg(itue) in l(ib)r(o) regu(m). q(uo)d athalia regi(n)a videns filiu(m) suu(m) mortuum, fec(it) occidi om(ne)s filios regis pro p(at)re. hoc f(ac)to ip(s)a regnavit p(ro) filio. huic a(u)t(em) int(er) necioni sesan. regina(rum) filia. s(u)btrax(it) filium eius iunio(m). qui postea f(a)c(t)us est rex. regina c(ru)delis herode(m) s(i)g(nifica)t. qui pu(er)os p(ro)p(ter) xpm (christum f(e)c(i)t occidi. puer aut(em) abtractus morti christum significat.

「像吼叫的獅子、覓食的熊。」(LEO RUGIENS (ET) URSUS ESURIENS)

(箴言 28：15)

「他們立君王，卻不由我。」(IPSI REGNAVERUNT ET NON 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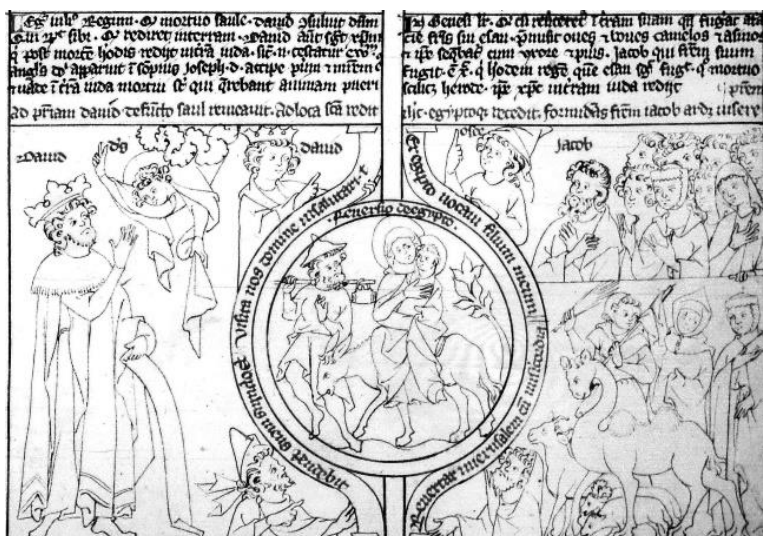
(何西阿 8：4)

這 4 句《舊約》先知引文中的前 3 句，為 3 幅敘事圖所共有。第 1 句伸張公理正義，天主必然懲罰⁴⁴。第 2 句表述犧牲者的無辜以及傷慟⁴⁵，第 3 句則凸顯暴行逆施，剷除異己的暴君，猶如洪水猛獸。最後 1 句：“他們立君王，卻不由我”，上下文脈絡，是如此寫的：「他們立君王，卻不由我；他們立首領，我卻不認。他們用金銀為自己製造偶像，以致被剪除。」(何西阿 8：4) 由此得知，原脈絡為先知代言耶和華所說的話，意指子民法紀淪喪，離經叛道，罪孽深重。在聖弗里安冊頁環境中，則指涉希律王、掃羅王、以及王后亞他利雅等 3 位暴君與虐后，他們慘絕人寰的暴政。

⁴⁴ 〈詩篇〉這句摘引經文，涉入更為廣汎，如正義伸張、懲罰、以及審判等議題，如〈啟示錄〉所載：「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啟示 6：10) 參見《約翰啟示錄中復仇、憤怒、與戰爭做為神的正義形象》(*Vengeance, wrath and warfare as images of Divine Justice in John's Apocalypse*) 一文中，就此句經文，跨新、舊兩約互文使用的發展及演進的介述彙整。Alan S. Bandy, (2013), 頁 108-132。

⁴⁵ 耶利米字捲軸上這句引言，也為〈馬太福音〉所摘引：「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她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馬太 2：17-18) 此做一提及。

8 『重返家園』



圖八：『重返家園』冊頁單元（左側『大衛返鄉』、右側『雅各歸來』），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第 8 則耶穌生平事蹟主題「從埃及歸來」(REVERSIO DE EGYPTO)，為耶穌童年時期最後 1 則敘事。設置在中央環圈、題名聖家族『重返家園』(德：*Rückkehr aus Ägypten*、英：*The Holy Family returns from Egypt*)的這件視覺圖像，刻劃天使向約瑟夢中再次顯現，告知返鄉時機來到，因弑嬰暴君希律王駕崩往生，如〈馬太福音〉第 2 章所載：「希律死了以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馬太 2：19-20)

冊頁單元上，配置在『重返家園』一作兩側的《舊約》圖像，左為『大衛返鄉』(德：*David's Rückkehr*；英：*David returns after Saul's death*) (撒母下 1)、右為『雅各歸來』(德：*Jakobs Rückkehr*；英：*Jacob returns to his country*) (創世 31-32)，這 3 位敘事主角歷經滄桑，分享否極泰來，重返家園美好結局。在環圈外沿 4 位《舊約》先知，他們手持字捲軸，工整嵌入環圈外框，分別是大衛 (DAVID)、何西阿 (OSEE)、以及撒迦利亞等 4 人。

劫後歸來重返家園，做為冊頁敘事共同主題，呼應聖弗里安抄本，前第 5 則聖家族『逃亡埃及』的設計安排。聖家族一行 3 人啟程前往埃及，左右《舊約》敘事，也是耶穌先人雅各與大衛兩人的逃亡圖，生命軌跡相似。在中央環圈聖家族『重返家園』圖像上，聖母瑪利亞摟抱聖子於懷中，共乘側坐在驢子上，方向動線跟前冊頁對調，由右向左，示意歸來之意。引路在前的是年邁約瑟，頭戴猶太人尖頂帽、肩扛行囊，在表現上略勝前冊頁一籌，因圖繪者略去隨伺婦人，替代以一株迎風飄浮婀娜多姿的花木，賦予圖像劫後餘生，欣欣向榮氣息。至於在人物刻劃上，聖子表情莊嚴，五官輪廓成熟，帶有智者神色，引人注意。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冊頁編排，一般敘事時序先左再右，此冊頁單元適巧相反，將發生較晚的《舊約》『大衛返鄉』前置於左側，似刻意搭配離家後折返的意象。經妻子米甲的協助下，六年前順利脫困，現意欲剷除他的掃羅王，遭敵軍追殺伏劍身亡。在圖像上，大衛側身在左，頭戴碩大王冠，全身筆直而站，一手持空白字捲軸，伸出右手，向自雲端中現身，神的使者徵詢返鄉意見，亦經書所載：「大衛問耶和華說：我上猶大的一個城去可以嗎？耶和華說：可以。」大衛這便起程，依神的指示前往希伯崙（Hebron）。引人注意的，是圖像上年輕使者，姿態手勢動作，與先前聖弗里安第 1 冊頁單元『基甸的羊毛』相仿，也是一手提拎披巾，呈垂落狀，另一手指向天上，手指旁寫著「天主」（D(EU)S），表明自己使者的身份。『大衛返鄉』圖像上方的頌經文如此寫道：

「我們在列王記讀到，掃羅辭世後，大衛問天主的意見，天主回覆他，讓他返回猶大地。大衛是耶穌的預表。希律王駕崩後，耶穌也返回猶大地。如福音中所寫：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孩子和他母親回猶大去，因為害嬰孩性命的人已經死了⁴⁶。』」

⁴⁶ 拉丁釋文如下：Leg(itur) in l(ib)ro regum. q(ue)d mortuo saule david (con)suluit d(omi)n(u)m qui respondit sibi. Q(ue) rediret in terram. David aut(em) s(i)g(nifica)t xpm (christum) q(ui) post morte(m)

『大衛返鄉』圖像正上方的頌經文，描述該圖與環圈中聖家族『重返家園』間的預表觀點。至少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兩個迫害者，希律王及掃羅往生，追殺事實結束、二是返鄉的指示，咸出自天主的神諭。現身於『大衛返鄉』圖像上的天使，可映照到耶穌返鄉的圖像中，凸顯兩者間密切關係。不單大衛，「在教會史多數的時期，耶穌被視為是所羅門王、約拿、祭司職、及其他，他們最典型的對範。」(Throughout much of church history, Jesus was envisaged as the anti-type (*par excellence*) for Jonah, Solomon, David, the priesthood, and others.)

(H. Daniel Zacharias, 13) 在《馬太在大衛之子的呈現》(*Matthew's Presentation of the Son of David*) 一書中，作者 Zacharias 接著將預表論，分做兩個序列，一是預兆、預表、或預像(foreshadowing)，一是具應驗式的預表(typological fulfillment) 在這個思維下，大衛王與耶穌的預表關係，建立在多重因素下。他們分享逃亡與返鄉的軌跡，為其中的一二⁴⁷。(H. Daniel Zacharias, 13; Goppelt, Leonhard Goppelt, 1982, 82-89)

冊頁中央環圈右側的『雅各歸來』一圖上，則是再現雅各((JACOB)離家二十年後返鄉的情景。雅各因機靈騙取兄長以掃長子權，在母親協助下再得到父親以撒的祝福，因而在兄長威脅下走避他鄉。時序 20 年後成家立業，累積相當財富，雅各的返鄉，也出自神的指示：「耶和華對雅各說：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親族那裡去，我必與你同在。」(創：31 章 3 節)聽從天主的雅各，便攜

h(er)odis rediit in t(er)ra(m) iuda. sic(ut) in testatur e(vangelium). Ang(e)l(u)s do(min)i apparuit i(n) so(m)nis ioseph d(icens). accipe p(uer)um (et) m(at)rem (et) vade i(n) t(er)ra(m) iuda mortui s(un)t qui q(ue)rebant animam pueri.

⁴⁷ 根據《基督宗教外語漢語神學詞語彙編》詞條解釋，預表論，typology，又名「預像論、預像法、預表學、典型學，指聖經詮釋學 biblical exegesis 的一環，專門討論各種有關人物、事件或制度的傳統在救恩史 history of salvation 的架構下所表現的相應性。在基督徒的預像論中，最重要的是舊約的許諾在基督身上所實現的滿全。」另，在 type 詞條下，該彙編寫到，意為預像，典型，模型，類型，「源自希臘文的「typoein 印上」「typos 記號、印號、模型、模範」，指某一事物為另一事物的範本。在救恩歷史中，以前所出現的人物，所發生的事情，指向未來的人或事物，如亞當為基督的預像(羅五 14；格前/林前十 6、11)、銅蛇為十字架的預像(若/約三 14；希/來八 5)、基督與教會密切的關係為婚姻聖事的模範(弗五 23-32)。」以上取自：輔仁神學著作編輯會編輯。(2005)。《基督宗教外語漢語神學詞語彙編》，台北：光啟文化。頁 1047。另參羊文漪。(2010)、(2011) 相關介述。

家帶着，領著從岳父拉班那所掙得的牛羊牲畜，啟程返鄉，與家人團聚。在圖像上，圖繪者以中線將畫面切分為上下二塊，如同前面『聖家族在埃及』冊頁上，右邊『約櫃前大衾落地斷臂』的處理，雅各少小離家，鬢毛滿腮現已年邁，他以長者半身造形出現上層方格中，身後是拉結與利亞，雅各兩名妻子，以及諸眾子女，排列分為前後兩排。下方格則是雅各的牲畜及財產，以一匹雙峰駱駝居中，足下有多隻牛豬及羊群，後方為手持禾枝及手拿織品杖的兒子，由一旁畫幅右沿母親督促，邁向歸途。一如雅各謙卑向耶和華說：「你向僕人所施的一切慈愛和誠實，我一點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著我的杖過這約旦河，如今我卻成了兩隊了。」（創世 32：10）感恩之情，意在言中。聖弗里安冊頁劃分兩格處理，擴充空間，上方雅各一家呈兩排表現，下方格中，兒子肩荷木杖，懸掛織物，與經文互動下做表現。上方頌經文，將雅各返鄉與耶穌主圖像，做這樣的連接：

「在創世紀我們讀到，因畏懼兄長以掃，雅各遠走他鄉，如今返鄉，他將牛羊驢與駱駝先行，自己與妻小隨後。雅各因哥哥之故亡命，耶穌因希律王逃亡；以掃是希律王的預表，希律王過逝後，耶穌便返回猶大故居⁴⁸。」

雅各一生在經書上記載甚詳，智取哥哥以掃長子權、母親利百加為他設計取得父親祝福，後流落異鄉，遭岳父百般欺凌，直到天主令他返回家園，先後「一連七次俯伏在地」（創世 33：3）祈求以掃的原諒。返鄉前一夜，也發生遠近馳名與天使摔跤著名經歷。之後，耶和華讓雅各更名為以色列，茁壯他的族裔，成為耶穌先人，這些足以構成雅各，為耶穌預表的身份。（Mark Sheridan, ACCS, 2002, 216）不過，頌經文中，重點強調以掃，“以掃是希律王的預表”。他們負面形象，其來有自。因如〈創世記〉中所載，雅各與以掃兩人分家後：「以掃住

⁴⁸ 拉丁釋文如下：IN Genesi l(egitu)r. Q(uo)d cu(m) rev(er)teret(ur) i(n) t(er)ram suam qu(am) fug(er)at a facie f(rat)ris sui esau. p(re)misit oves (et) boves camelos (et) asinos ip(s)e seq(ue)bat(ur) cum uxori(b)us pu(er)is. jacob qui f(r)at(r)em suum fugit. e(st) x(christus). q(ui) herodennm rege(m) que(m) esau s(i)g(nif)ica)t fugit. q(u)o mortuo scilic(et) herode. ip(s)e xps(christus) in t(er)ram iuda rediit.

在西珥山裡；以掃就是以東。以掃是西珥山裡以東人的始祖。」（創世 36：8-9）而「以東人」（Edomites）正是希律王家族先人的故居。（Alexander C. Murra，2016，297；Peter Richardson，1996，54）在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後面耶穌成年後『曠野試探』冊頁單元上，左右 2 幅《舊約》搭配圖，為『以掃出賣長子權』以及『蛇蠍的誘惑』，反映以掃做為二元他者負面形象，深植人心。

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第 8 則敘事冊頁上，三句評論短詩句，繕寫在 2 則頌經文下方，提綱挈領對於 3 幅敘事圖像，再做一小結，依序從左至右，分別是：「掃羅往生後，大衛重返家園。」（Ad p(at)riam david defuncto saul remeavit.）、「耶穌從埃及返回聖地。」（Ad loca s(an)c(t)a redit jesus aegypto(u)e recedit.）、「雅各避開兄弟，一心惦記父親。」（Formidans f(rat)rem iacob ardet visere p(a)trem.）匍匐置身於環圈外沿的 4 位先知，他們字捲軸上的引言，則寫道：

「開你的救恩眷顧我。」（VISITA NOS DOMINE IN SALUTARI T(UO)）
（詩篇 106：4）

「我的民偏要背道離開我。」（POPULUS MEUS PENDEBIT）
（何西阿 11：7）

「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EX EGYPTO VOCAVI FILIUM MEUM）
（何西阿 11：1）

「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憐憫。」（REVERTAR IN IERUSALEM CU (M) MIS
(ER)ICORDIA）（撒迦 1：16）

這 4 句取自《舊約》4 位先知經書的摘引言，旨趣含意同中有異。〈詩篇〉

引言，為一則祈禱詩，期盼神的眷顧，如經文章節所說：「耶和華啊，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這恩惠記念我，開你的救恩眷顧我。」（詩篇 106：4）這個救恩在大衛、耶穌、及雅各返鄉歸途上實現完成。先知何西阿的兩段摘引文，前一段為耶和華藉先知之口所做的責難：「我的民偏要背道離開我；眾先知雖然招呼他們歸向至上的主，卻無人尊崇主。」（何西阿 11：7）亦屬先知苦口婆心，傳達天主聖言，感嘆子民的離經背道。後一段，同樣出自〈何西阿〉經書，則相對有著多重指涉，如天主讓摩西帶領子民離開埃及、或讓雅各之子約瑟離開埃及、以及在此最為貼切的，讓聖家族帶著聖子離開埃及。（Alberto Ferreiro, ACCS, 2003, 43-44）〈何西阿〉書卷書寫時代背景，為雅各孫子以蓮法（Ephraim）西元前 8、9 世紀之間。最後一段字捲軸引言，出自先知撒迦利亞。誠如《撒迦利亞 1 到 8 章互文性》（The Intertextuality of Zachariah 1-8）一書作者指出，在釋經傳統，該句先知撒迦利亞所言，跟〈以賽亞〉52 章 8-9 節、54 章 7 節、〈列王下〉21 章 14 節、〈耶利米哀歌〉2 章等有著互文關係。（Stead, Michael, 99-101）。當中主要涉入耶和華對於聖殿重建的明令，如〈撒迦利亞〉原經文所載：「現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憐憫，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準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撒迦 1：16）先知撒迦利亞這句預言，就聖弗里安冊頁而言，應視為是天主眷顧關愛選民，及對聖子耶穌基督未來建立教會的預告。（Alberto Ferreiro, ACCS, 2003, 232-234）

肆、結語

本文考察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古卷帙手抄繪本，耶穌童年時期 8 則敘事圖，及其周邊 16 幅《舊約》敘事圖、32 幅《舊約》先知肖像、72 則頌經文、短詩句、字捲軸引言文本等元素，闡述有關耶穌基督降臨預告、誕生、顯現、入聖殿、希律王弑嬰、聖家族逃亡埃及、與之後返鄉經過。

在發揚基督救恩史、彰顯聖父創世拯救人類的安排下，耶穌童年 8 則事蹟圖，由《舊約》古代顯赫知名人士，起自摩西、雅各、大衛王、經所羅門王、士師基甸、及至數 10 位大小先知們的預告及加持下，建構完滿基督中心論神學觀、耶穌童年時期聖化的論述。而此一知識結構底層，從當代跨學門看，符合俄國文化歷史心理學者維高斯基所言「調停手段下的去脈絡化原則」。因在認知心理學與人類文明知識訊息傳遞介面看，歷史文本的去/再脈絡化，為一必要作業程序。不過，這並非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編者所原創，而是襲自一個漫長浩瀚以及繁複多元發展進程與傳統。聖弗里安《貧窮人聖經》14 世紀初，重拾此一知識系譜，將之系統化發揚光大，尤其藉由視覺圖像，開啟視覺感知可見化的展呈訴求，自有其歷史特殊意義與貢獻。

伍、參考書目

- 輔仁神學著作編輯會編輯。(2005)。《基督宗教外語漢語神學詞語彙編》。台北：光啟文化。頁 1047。
- 羊文漪。(2010)。〈預表論神學跨新舊兩約的互圖文敘事與教義論述：以大英博物館 C.9 d.2《貧窮人聖經》(Biblia pauperum) 首頁『聖告圖』為例〉，《藝術學報》，(87.10)，頁 1-29。
- 羊文漪。(2011)。〈互涉圖像與並置型創作的實踐：16 世紀前基督教預表論神學的 7 種視覺圖式〉，《藝術學報》，(88.4)，頁 27-62。
- 羊文漪。(2012)。〈歐洲中世紀末《貧窮人聖經》圖文形制流變探討—兼論單印版與早期繪本的互動關係〉，《書畫藝術學刊》(13.12)，頁 23-87。
- Backhouse, Janet、Marrow James H. & Schmidt, Gerhard. (1993-1994). *Biblia pauperum* : *Kings MS 5*. 3 vols., London: British Library.
- Bandy, Alan S. (2013). Vengeance, wrath and warfare as images of Divine Justice in John's Apocalypse. In Heath A. Thomas, Jeremy Evans, Paul Copan. (Eds.), *Holy war in bible*,

- (pp108-132) .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 Berjeau, Jean Philibert. (1859) . *Billia pauperum. Reproduced in facsimile from one of the copies in British museum; with an histor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 J. Russell Smith
- Buschhausen, H. (1980) . *Der Verduner Altar: das Emailwerk des Nikolaus von Verdun im Stift Klosterneuburg.* Wien : Ed. Tusch.
- Camesina, Albert und Heider, Gustav A. (Eds.) . (1863) . *Die Darstellungen der Biblia pauperum in einer Handschrift des xiv. Jahrhunderts, aufbewahrt im Stifte St. Florian im Erzherzogthume Österreich ob der Enns.* Vienna: Kaiserlich-königlichen Hof- und Staatsdr./Prandel & Ewald.
- Conti, Marco & Pilara, Gianluca. (2008) . 1-2 Kings, 1-2 Chronicles, Ezra, Nehemiah, Esther. In Thomas C. Oden. (Ed.) ,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 Cornell, Henrik. (1996) . *Biblia Pauperum.* Stockholm : Thule-tryck.
- Camille, Michael. (1989) . *The Gothic Idol: Ideology and Image-Making in Medieval Ar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tlidge, David R. & Elliot J. Keith. (2001) . *Art and the Christian Apocrypha.* London: Routledge
- Docherty, Susan E. (2009) . *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Hebrews.* Tuebingen: Mohr Siebeck.
- Elliott, Mark W. (2007) . Isaiah 40-66. In Thomas C. Oden. (Ed.) ,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 Ferreiro, Alberto. (2003) , The Twelve Prophets. In Thomas C. Oden. (Ed.) ,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 Franke, John R. (2005) . Joshua, Judges, Ruth, 1-2 Samuel. In Thomas C. Oden. (Ed.) ,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 Press.
- Goppelt, Leonhard. (1982). *Typos: The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 Groessinger, Christa. (1997). *Picturing women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ar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Hornik, Heidi J. & Parsons, Mikael Carl. (2003). *Illuminating Luke: the infancy narrative in Italian Renaissance*. Harrisburg, Pa. [u.a.] :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 Jensen, Robin Margaret. (2000). Pictorial typologies and visual exegesis, In *Understanding early Christian art* (pp. 64-93.). London: Routledge.
- Kaiser, Walter C. (1985). *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Chicago: Moody Press.
- Klauck, Hans-Josef. (2003). *The Apocryphal Gospels*.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 Kleiner, Fred S. (2016). *Gardner's art through the ages. A Global History*. Bosten: Cengage Learning
- Lienhard, Joseph T. & Rombs, Ronnie J. (2001). Exodus, Leviticus, Numbers, Deuteronomy. In Thomas C. Oden. (Ed.),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Downers Grove, II.: InterVarsity Press.
- Louth, Andrw. (2001). Genesis 1-11. In Thomas C. Oden. (Ed.),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Downers Grove, II.: InterVarsity Press.
- McKinion, Steven A. (2004). Isaiah 1-39. In Thomas C. Oden. (Ed.),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Downers Grove, II.: InterVarsity Press.
- Meshcheryakov, Boris G. (2007). Terminology in L.S. Vygotsky's Writings. In Harry Daniel, Michael Cole & James Wertsch,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ygotsky*. (pp.155-1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rra, Alexander C. (2016). *Companion to Gregory of Tours*. Leiden; Boston: Brill
- Rasmussen, Tarald. (1996). *Bridging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Biblia*

- Pauperum, their Genre and Hermeneutical Significance. In Magne Sæbø. (Ed.), *Hebrew Bible, Old Testament Vol. 2.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lightenment*, (pp. 76-93).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Richardson, Peter. (1996). *Herod: King of the Jew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Rudy, Kathryn M. (2016). *Piety in Pieces: How Medieval Readers Customized their Manuscripts*. Cambridge : Open Book Publishers.
- Panofsky, Erwin. (1979). *Abbot Suger on the Abbey church of St.-Denis and its art treasur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6) .
- Schmidt, Gerhard. (1959). *Armenbibeln des vierzehnten Jahrhunderts*. Graz: Boehlau.
- Sheridan, Mark. (2002). Genesis 12-50. In Thomas C. Oden. (Ed.),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 Simonetti, Manlio. (2001). Matthew 1-13. In Thomas C. Oden. (Ed.),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 Smith, D. Moody, Jr. (1972). 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 in : J.M. Efrid, ed., *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and Other Essays*. Pp 3-65.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evenson, Kenneth & Glerup, Michael. (2008). Ezekiel, Daniel. In Thomas C. Oden. (Ed.),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 Unterkircher, Franz & Schmidt, Gerhard. (Eds.). (1962). *Die Wiener Biblia pauperum : Codex Vindobonensis 1198*. Wien, Graz [u.a.] : Styria.
- Weckwerth, Alfred.(1972). Der Name "Biblia pauperum". *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 (83) , 1-33.
- Wenthe, Dean O. (2009). Jeremiah, Lamentations. In Thomas C. Oden. (Ed.),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Wertsch, James V. (1985). *Vygotsky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ind*,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sselschmidt, Quentin F. (2007) , Psalms 51-150. In Thomas C. Oden. (Ed.) ,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Wimmer, Hanna, Ratzke, Malena u. Reudenbach, Bruno. (2016) . *Studien zur Biblia
pauperum*. Bern: Peter Lang.

Zacharias, H. Daniel. (2017) . *Matthew's presentation of the son of David: Davidic tradition
and typology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London, Oxford, New York: Bloomsbury T&T
Clark.

網路資源

中文和合版聖經，網頁：<https://bible.fhl.net/>（最後瀏覽日期：2017/05/13）

武加大拉丁文聖經，網頁：<http://www.latinvulgate.com/>（最後瀏覽日期：
2017/05/13）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網頁：<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最後瀏覽日期：
2017/05/13）

Biblia pauperum, Cod. Pal. Germ. 148，Universitaetsbibliothek, Heidelberg，
<http://digi.ub.uni-heidelberg.de/diglit/cpg148/0159>（最後瀏覽日期：2017/05/14）

Biblia pauperum, King Mss. 5，British Library，
http://www.bl.uk/manuscripts/FullDisplay.aspx?ref=Kings_MS_5（最後瀏覽日期：
2017/05/14）

Biblia pauper, Cod. III 207, St. Florian Stiftsbibliothek，網址：
<http://tethys.imareal.sbg.ac.at/realonline/>（最後瀏覽日期：2017/05/13）

